

鄭延平之世系與井江鄭氏人物雜述

鄭喜夫

一、前言

以往，研究鄭延平先代世系者最主要之根據，僅爲石井本宗族譜^①，以及二三墓誌銘，如「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②、「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誌銘」^③、「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④，因此尙有不少無從處理之問題。民國五十年春，筆者在臺北文物第十卷第一期發表之拙稿「明鄭史事五則」^⑤，「五、鄭氏世系及人物雜考」，嘗試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而基本資料之限制迄無較大之突破。七十八年十一月，承學成返自東瀛、繼續執教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之友人吳密察先生影贈海峽彼岸出版之鄭成功族譜三種乙冊，是書除習見之石井本宗族譜外，另收錄「中國歷史博物館資料室」所藏之鄭氏宗譜^⑥及鄭氏家譜^⑦，此三譜頗可互相補足印證，爲相關研究提供十分珍貴之資料。爰於閱後草成此稿，藉以向吳先生惠賜資料之厚誼敬致謝悃，並就正於師友同道！

二、井江鄭氏譜乘之編修

(一) 石井本宗族譜

井江鄭氏譜乘之爲學界所知者，向僅原藏臺南延平郡王祠（日據時期改爲開山神社）之石井本宗族譜一種。此譜一名延平郡王鄭氏系譜^⑧。其內容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序、聯、儀注等，其目次如下：

- (一) 鄭芝龍撰「石井本宗族譜序」
 - (二) 鄭芝鸞撰「石井本宗族譜序」
 - (三) 「石井祠堂聯文」
 - (四) 「鄭漢軍降乩作七言詩一絕」
 - (五) 「井江祖傳春冬二祀儀注」
 - (六) 「石井名賢序」
 - (七) 鄭名山撰「本宗族譜序」
 - (八) 「族譜名行序」
 - (九) 「世系圖譜〔序〕」
 - (十) 鄭希石撰「石井謁祖序」
 - (十一) 曾文峰撰「序贈」
- 第二部分可謂全譜最主要之部分，即「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依次收有下列歷代人物小傳資料：
- (一) 十世：鄭築英（前宅分派祖）^⑧、鄭宇欽（西大二房）
 - (二) 鄭益魯（西五房四）^⑩。
 - (三) 十一世：鄭芝鸞（東角）。
 - (四) 補八世：鄭六仔（華亭）。
 - (五) 十一世：鄭希瑜（東角）、鄭亮績^⑪、鄭芝龍^⑫、鄭芝虎、鄭芝鳳、鄭芝豹、鄭芝鵬、鄭芝莞、鄭芝越、鄭鳴郢、鄭瑛^⑬、鄭拔煌（以上俱西亭）。
 - (六) 十二世：鄭英、鄭廣、鄭儲珏（以上俱東角）、鄭明

圖（新厝頂）、鄭見龍、鄭貞、鄭聯英、鄭先聲、鄭胤昌（以上俱西亭）、鄭延朗（東角）、鄭成功、鄭焱、鄭珪、鄭鑫、鄭森、鄭新英（以上俱西亭）、鄭廣英^⑭、鄭海英、鄭省英、鄭珍英、鄭時英、鄭鳳庭、鄭平英（以上俱西亭）、鄭階、鄭泰、鄭鳴駿、鄭千仔（以上俱華亭）。

（六）補十一世：鄭拔選（華亭）。

（七）補十世：鄭儲勇（華亭）。

（八）十三世：鄭國忠（東角）、鄭英偉、鄭經、鄭聰、鄭明、鄭睿、鄭智、鄭寬、鄭裕、鄭溫、鄭柔、鄭發、鄭續武、鄭緯、鄭紱、鄭淵、鄭緹（以上俱西亭）、鄭國庄（五房四派）^⑮、鄭希文（西亭四）^⑯、鄭喬、鄭讓（以上俱西亭五四）、鄭續祖、鄭續昌、鄭續琦、鄭續緒、鄭續績、鄭續成、鄭啓愈（以上俱華亭）。

（九）十四世：鄭煥文（上京）、鄭克璽、鄭克塽、鄭克壘、鄭克均、鄭克垓、鄭克裔^⑰、鄭克圻、鄭克塽、鄭秉訓（以上俱西亭）、鄭秉^⑱、鄭克^⑲（以上俱四房二）^⑲、鄭彪、鄭壯猷、鄭重輝（以上俱東角）、鄭修典、鄭朝遴、鄭朝東（以上俱華亭）。

（十）十五世：鄭安康、鄭安德（以上俱西亭）、鄭汝成、鄭汝達（以上俱厚慕）、鄭仕謨（西亭）、鄭拭^⑳、鄭輝星^㉑、鄭武、鄭汧（以上俱華亭）。

（十一）十六世：鄭世標（厚慕）、鄭嵩、鄭廷策（以上俱華亭）。

第三部分包括下列內容：

（一）「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含「始祖五世宗支易見圖」，及石井鄭氏第一世至第四世之簡介。

（二）「同安縣感化里石灣保石獅鄉鄭氏圖譜」：並有石井鄭氏第四世分居漳州南靖之維新公（命）、妣和氏之生卒年（僅有千支無年號）月日時及墓葬之處。

此一石井本宗族譜於何時入藏延平郡王祠，不得而知。民國十九年（日本昭和五年）冬，日本人在臺南舉辦所謂「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會時，此譜曾經參展，時為「開山神社」（延平郡王祠所改）所藏^②。其後，「因變亂頻仍，久已遺失」^③。幸前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於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影抄一冊，是即現存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者^④。

民國三十七年春，教育部在臺灣舉辦文物展覽會，向達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屈萬里代表中央圖書館，聯袂前來，聞知臺灣省立圖書館（即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前身）藏有此譜及鄭氏關係文書，亟請打字複製四份，向、屈二氏先後據原影抄本加以校勘而附註其上。攜回南京後，中央圖書館編輯鄭毅庵復行細讀一過，再作意校，以黃簽貼於其旁，而後分藏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中央圖書館各一本。

約在三十七、八年間，臺灣省通志館（即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之前身）^⑤以複寫方式傳抄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影抄本，用印有「臺灣省通志館」字樣之每張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稿紙抄錄，未按影抄本之行款，但抄畢曾加校對，有同筆跡校補錯字及漏字。此項複寫抄本今歸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資料室所有。共兩本，其中一本將原稿紙剪開，一分為二，分貼於另張空白稿紙。

三十九年春，屈萬里以鄭毅庵過錄之本出示方豪，方氏閱後，再取原本（即影抄本）對勘，為之補校，成「石井本

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載是年八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文獻專刊第一卷第三期（鄭成功誕辰紀念特輯）。

四十三年八月，臺灣風物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明鄭研究特號二），亦載有此譜，末尾並有編者跋語云：「此本族譜，係根據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本付印，文中按語即編者所加也；至於詳細考勘，有『石井本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向達·屈萬里初校，方豪再校。收於文獻專刊一卷三期）一文，請自參照。」四十四年三月，臺灣風物雜誌社將該誌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改題明鄭研究叢輯（二），署「賴永祥編」，再度發行，全部內容曾無隻字之更易。

四十九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九種鄭氏關係文書，以此譜為附錄之一。虞風撰該書「弁言」有云：「關於『石井本宗族譜』，省立臺北圖書館係於日本昭和六年（按即民國二十年）影抄自臺南『開山神社』藏本……至其（『開山神社』）所藏刻本抑是抄本，未據說明；惟由內容觀之，可能為斷片抄本。且其最後一頁，疑已殘缺不全；我們無法整理，即據其原狀刊出。」又云：「由於這兩種文獻均為抄本，謬誤脫漏所在都有；尤以『石井本宗族譜』為甚。這使我們在校勘上，遭遇不少困難。茲就所知，酌加訂補；一時無法訂補之處，惟有任其自然或加問號存疑。並另作『校勘記』附後（註略），用供參考，並資求正。」文中指出此譜由內容以觀可能為「斷片抄本」，又疑最後一頁「已殘缺不全」；頗為高明之見也。其書所附「鄭氏關係文書暨石井本宗族譜校勘記」有云：「這一校勘記，其作用有三：（一）揭示「原抄」謬誤或脫漏字句，用以「存真」。 （二）若干訂補或有疑難之處，藉此略加說明。 （三）

如有謬訂，並可冀求高明指正，俾補校者一時之缺失。」又，這兩種文獻，前經方豪先生等先後根據原抄本加以校勘，撰有『石井本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刊『文獻專刊』第一卷第三期）。本書進行編校時，對於方氏『校記』多所借鏡。附誌一言，用示未敢掠美云爾。」可據以知該書所收此譜校勘之詳情。

嗣是而後，有關此譜之校勘與刊行，多係海峽彼岸所為^{②⑥}。筆者孤陋寡聞，所知僅為：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二月，「廈門市博物館籌備處」（即今「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前身）向鄭靜安借得向達藏抄本^{②⑦}，油印少量，分送大陸有關單位參考^{②⑧}。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八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莊為玑（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一書，其「下篇其他資料」一、政治、文化之「1 鄭成功家族世系」，即係選錄此譜而成，包括下列各篇：一、鄭芝龍撰「石井本宗族譜序」，二、「石井名賢序」，三、曾文峰撰「序贈」，四、「井江鄭氏歷代人物」。篇末編者有云：「按：本譜係1961年廈門市博物館籌備處據昭和六年臺南開山神社所藏本翻印油印本。原譜本由鄭氏家族保存，後于戰爭年代丟失。該譜幾經轉抄，錯漏之處甚多，廈門市博物館籌備處翻印時，曾改正了某些錯字，并眉注原字，本書摘錄時，凡加□號者均為改正或添補之字。」「本書未輯者，尚有鄭芝鸞『石井本宗族譜序』、『東班贊禮』（按即「井江祖傳春冬二祀儀注」）、『石井祠堂聯文』、『鄭名山『本宗族譜序』、『族譜自（按：「名」）行序』、『石井謁祖序』、『始祖五世宗支易見圖』以及第一至五世等篇。」^{②⑨}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一月，「福建人民出

版社」出版「廈門鄭成功研究會」、「廈門鄭成功紀念館」編鄭成功族譜三種一書，編列為「閩臺族譜選刊」，「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張宗洽^②於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五月所撰「前言」有云：「石井本宗族譜一書，臺灣方面曾經出版，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十九種鄭氏關係文書中。此書曾經方豪等先生校勘，改正了不少錯字，但仍有一些問題。廈門市博物館籌備處（鄭成功紀念館前身）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向鄭靜安先生借到向達所藏抄本，油印少量，分送有關單位參考。這次，我們以臺灣文獻叢刊本為底本。（簡稱「石井譜」），參考廈門市博物館籌備處的油印本（簡稱「廈門油印本」），進行再校，遇有明顯錯誤的，則予改正，并在按語中注明。標點也略有更動。」

今試以石井本宗族譜，一覘近世以來井江鄭氏譜乘編修之經過。

此譜之「原本」，蓋為明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所成。是年十一月朔日鄭芝龍撰「石井本宗族譜序」有云：

「芝龍不肖，浪跡江湖時，髮猶被面。屬海波不靖，荇苒為梗；慷慨揮戈，次就芟夷。爾時沐雨餐風冒矢石，躬之不閱，遑恤後人。偏於萬中之一生，上報朝廷，下延宗祧。公餘之暇，托處聚廬。非邀天地、祖宗之靈，曷其有今日乎！一日，鳩我叔兄弟侄謀之曰：『……祠宇墜於寒煙，譜系燬於兵燹，一本苑枯，幾聽於不可問，不亦一大缺陷事耶？……』……今核其名、稱其行次，昭穆雁行與瑩域生卒，臚然俱在也。芝龍故不譜，其所以係之者何如！特以一本之義，動我世世子孫忠孝思者也。使讀而興焉，其於不肖尚有榮施。」

同年九月望日鄭芝鸞^③撰「石井本宗族譜序」云：

「都護弟素所留心於忠孝，知國有史錄、宗有譜牒；念本宗舊譜遭兵燹焚，肫肫然亟命修輯，克盡展親矣。鸞嘗宮樗材，無能文以潤命；然讀記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矧身荷國恩，而能顯揚先祖，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資孝事君則忠，寧特宗法有光乎哉？且預為吾宗篤其慶矣。」

合觀上引芝龍、芝鸞二序，可知此譜「原本」乃芝龍囑芝鸞修輯而成者，約歲事於崇禎十三年秋間。其時所修此譜「原本」，與目下所見此譜影抄本及其傳抄、排印諸本內容極不相同。僅以「井江鄭氏歷代人物」小傳資料一項而言，「原本」似應有延平直系第五世祖井居公（亮）至第十世祖象庭公（士表），何則？鄭成功族譜三種所收之鄭氏宗譜、鄭氏家譜皆有之，而二者中，前者乃民國九年重修，後者則清末迄民初間所為，可知此譜「原本」當亦有之；又崇禎十三年修譜時，芝龍五子森（即襲，亦作世襲）適生於是年，未知其時問世否也？若森弟世默生於弘光（隆武）元年固尚未出世（按此譜亦無世默之記載），芝龍係第十一世，第十二世已如此，第十三世以下更無待言，而第十二世以前歷代人物記事之屬崇禎十三年以後者亦必非「原本」所有。

芝龍、芝鸞二序雖並有舊譜燬於兵燹之言，然芝龍序云：

「我鄭自唐光啓間入閩，或於三山、於莆、於漳、於潮，是不一處；獨我五郎公隱石與二、三懿親若許、若伍者，焉〔蘿〕相附、意味投合，遂於楊子山下石井家焉。今武榮

山邱壠具在，則隱石公之所自來也。」

芝鸞序亦云：

「吾鄭著漢、唐表表，茲弗具述；述其光啓間，十姓從王緣光州固始入閩，於是有鄭焉。如祭酒閩中公，德行煌煌宋冊。嗣而分派，有居莆、居武榮。旋就武榮遷於楊子山下居者，吾祖五郎公隱石也。」

顯見舊譜之一部或相關譜料亦未盡燬，而關於此譜「原本」以前之舊譜，已無從考知矣。

崇禎十三年修成此譜「原本」後，續修之經過不得其詳^②，但此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數處^③提及之「府誌」，爲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而第十六世鄭廷策條有「嘉慶辛未年歲貢生」句，辛未爲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六），故可知至少乾隆泉州府志成書後曾續修一次，而最後一次（如不止一次）之續修則不能早於嘉慶十六年。

按今此譜有「十世孫」^④名山「謹拜重修」之「本宗族譜序」，中云：

「夫我鄭自唐光啓間入閩，或居於莆、於潮、於漳，是不一處；獨我五郎公與二、三懿親若許、若伍者，薦蘿相符、意味投合，遂於楊子山下石井家焉。今武榮山邱壠具在，隱石公之所自來也。迨我維新公往漳南生理，克勤克儉，置有田業；妻子及孫因避難散處，幾忘若失矣。幸得弘泰公、弘山公、弘榮公兄弟相率復轉而泉同感化里石澳保大中山下石獅居焉。於是經營拮据，綿綿瓜瓞，蕃滋衍沃。」

此文作於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八月初一日，名山雖自署「謹拜重修」，但「重修」云云，頗有可疑者。考道光十

四年（一八三四）十月曾文峰撰「序贈」云：

「及至名山公讀書博覽，敬慎威儀，則如（知？）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有尊祖、敬宗之志，而盡報本、追遠之誠。是以創修族譜，開昭穆之不失及世世之有徵；竟錄過半，未得全備可觀。迨至希石先生，志重繼修。歲值道光癸巳年（十三年，一八三三）秋，時逢院試，途羈井江；即與諸叔侄之生員鵬程、維賢、維揚等同爲質證先世根由，若合符節。遂爲入廟告虔，敬抄譜序以及先世名人一備與名山公諸創合爲一部，以便後人觀感。是所謂後人有志，堪振前人也。」

「予本外姓也，忝在名山公之孫女壻；誼屬半子，實爲休戚相關。不妨與希石同爲參校錄寫，以列於後。」

據上引「序贈」，可知名山之修譜，乃「竟錄過半，未得全備可觀」，簡捷言之，並未修成。而今所見之石井本宗族譜，乃道光十三年迄十五年（一八三五）間，同安石澳與南安石井宗親合力「敬抄譜序以及先世名人一備與名山公諸創合爲一部」所成者^⑤，故知此譜最後一次續修不能早於嘉慶十六年，亦不能晚於道光十五年。其時據以抄錄之井江原譜，即此譜原本下落如何，迄無相關之報導。雖然，井江原譜似至清末民初時猶自無恙，並經另一次續修，是即下文所述者。

（二）鄭氏家譜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廈門鄭成功研究會」及「廈門鄭成功紀念館」編鄭成功族譜三種，於翌年一月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列爲閩臺族譜選刊之一種。此書內容包括：張宗洽撰「前言」、民國九年鄭延平九世孫玉

海率子沂、澤重修之鄭氏宗譜、不著纂修者及纂修年分之鄭氏家譜，以及前文所述石井本宗族譜（故全書命名為鄭成功族譜三種），書末附錄：「鄭氏附葬祖父墓志」、「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志銘」、「皇明石井鄭氏祖塋志銘」。三種族譜中之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皆為大陸「中國歷史博物館資料室」所藏，於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為「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所覓獲，經研究後，乃與石井本宗族譜等一併整理標點出版。

張宗洽撰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有云：

「鄭氏家譜不載修譜者姓名及年月，內容與鄭氏宗譜大同而小異，而關於鄭成功諸子、諸孫的生卒年、職官、葬地等記載特詳，為他書所不及，也自有其價值。兩譜都從南安石井鄭氏一世祖隱石公起，鄭氏宗譜至修譜者鄭玉海、鄭沂、鄭澤止，而鄭氏家譜至二十世止，代有記載，未曾間斷，比石井本宗族譜（中間斷了好幾世）完整得多，值得重視。」

實則，鄭氏家譜雖不著纂修者及纂修年分，但略可考知大概。纂修者蓋為石井第十九世之鄭德印，而纂修年分不能晚於民國七年。何以見之？分述如下。

考鄭氏家譜最末二人記載如下：「侄恩保（二十世）：娶方氏。子一：崇緒。（娶臧氏。）孫二：鄭宏謙、鄭宏謐。」「侄恩聯（二十世）：娶侯氏。」^{③⑥}而據鄭氏家譜與鄭氏宗譜，恩保、恩聯兄弟之祖六布，娶王氏，子二：德印、德玉，德印為恩保兄弟之伯父，而德玉為恩保兄弟之父。鄭氏家譜於恩保兄弟記載前冠以「侄」字，雖不合譜乘撰寫通例，然無意間透露纂修者之身分，因得以考知此譜為恩保兄

弟之伯父德印所纂修。

鄭氏家譜關於德印本人之記載為：「德印（十九世）：娶金氏。子二：恩榮、恩福。」^{③⑦}而鄭玉海父子重修之鄭氏宗譜則載云：「第十九世□□□□（六布長子）：諱德印。妣金氏。子四：恩榮、恩福、恩祿、恩厚。」^{③⑧}同譜關於德印諸子記載如下：「第二十世□□□□（德印之長子）：〔諱〕恩榮，字樹華。（妣）劉氏。子：崇順。（早卒）。」「第二十世□□□□（德印次子）：諱恩福。妣瓜爾佳氏，繼柏氏。子：崇斌。（柏出，早卒。）」「第二十世□□□□（德印三、四子）：諱恩祿、恩厚。（均早卒。）」^{③⑨}鄭氏家譜之成早於鄭氏宗譜無幾，後者中為前者所無之德印三、四子恩祿、恩厚，及長子恩榮之子崇順，與次子恩福之子崇斌，均早卒，必非全部於鄭氏家譜成書後始生而復卒，蓋可知也，當係德印修譜時以其「早卒」故，而刪略不載，逕書為「子二」。此亦足為鄭氏家譜成於德印手之一旁證。因早卒而刪削不書之，以修譜者對其本人子若孫較有可能，對兄弟或其他族親之子若孫則較無可能也。

在纂修年分方面，此譜自第一世至第十四世逐一載明世次，第十五世至第十七世僅於該世第一人之前冠以世次，唯第十七世迄第二十世，因連帶列述，世次有先後倒置，除第註（十八世）並有按語云：「原譜自此以下未注明世次，今據內容，參考鄭氏宗譜，逐條補註，并加括號□□，以求醒目。」^{④⑩}此譜所載本人最晚為第二十世，而鄭氏宗譜最晚為第二十一世。鄭氏宗譜關於恩保之記載為：「第二十世□□□□（德玉長子）：諱恩保。妣方氏。子一：崇續。」^{④⑪}又：

「第二十一世□□□（恩保之子）：〔諱〕崇續。〔妣〕臧氏。子：舒謙、（殤。）舒譜、舒說、舒訢。」^④以與此譜對照，崇緒與崇續爲一人，而宏謙、宏譜亦即舒謙、舒譜。可知民國九年玉海父子重修鄭氏宗譜時，崇緒（崇續）業較前此德印纂修鄭氏家譜時多舉舒說、舒訢二子，而其長子宏謙（舒謙）已不幸殤矣；據此，鄭氏家譜之成似不能晚於民國七年，而應約在清末民初之際，亦大抵可知也。

此譜書前有芝龍撰「本宗族譜序」，即石井本宗族譜之芝龍撰「石井本宗族譜序」，其下本文爲井江鄭氏第一世迄第二十世，其中尤以延平直系各代記載相當齊全。此譜記載之歷代人物經點計如下：第一世計一人，第二世計二人，第三世計二人，第四世至第九世各一人，第十世計二人，第十一世計四人，第十二世計十四人，第十三世計二十一人，第十四世計二十一人，第十五世計第二十一人，第十六世計五人，第十七世計七人，第十八世計十四人，第十九世計十人，第二十世計七人。

由於此譜自第一世至第二十世，代有記載，未曾間斷，不若石井本宗族譜之「六世祖至十世祖俱付闕如，以是『族譜』固可查出所有一世祖至五世祖之名號排行，惟未能明成功一系衍自何派」^④，故而可將延平直系先人逐一列出。且此譜記載之內容，與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頗可互補，相當珍貴，試舉延平三世以概其餘：

（一）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

1 「西亭 鄭成功：諱森，字明儼，號大木。明賜國姓，名成功；掛招討大將軍印總統使。康熙二十二年^④，聖祖仁皇〔帝〕嘉其忠貞，賜葬南安康店覆船山，附樂齋公墓。

飛黃公長子，日本翁夫人出。年十五，補弟子員；旋食餼。金陵術士見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人也。』飛黃公引見隆武，隆武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掛招討大將軍印。方其諫父不聽，被貝勒王挾北去，又痛母死於非命；乃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著儒巾欄衫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之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照鑒之。』高揖而去。文移稱忠孝伯。永曆嗣封漳國公，繼而晉封延平王。壽三十九，卒於臺灣。妣董氏，雷廉道董容先女。姬莊氏、林氏、溫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許氏。生男十。」^⑤

2 「西亭 鄭經：乳名錦，字元之，號式天；大木公長子。明嗣封延平王。妻唐氏，唐顯悅之女孫；姬陳氏、林氏、李氏、賴氏、黃氏。生男十。事永曆一十九年。壽三十九，卒於臺灣。康熙二十二年^⑥，賜葬覆船山。男秦（陳出）、晉、周、楚、齊、蜀、商、岱^⑦、肅、遼（漢軍公名克塽，其餘未詳指著）。」^⑧

3 「西亭 鄭克塽：式天公長子。當〔式天公〕甲寅乘霧西渡，踞金廈各島，允陳永華請，令其在臺監國，大有材能，剛正果斷，見嫉諸叔。迨式天公仙遊，馮錫範遂譖諸叔以螟蛉說董國太，共謀殺之；年一十八，兵民歎惜。妻陳氏，同安縣舉人陳永華^⑨之女、翰林陳夢球之妹、順天進士陳還之之姑也（還之字素亭，正白旗）。」^⑩

「西亭 鄭克塽：諱秦，字實弘，號晦堂；式天公次子。嗣位二年，亦勞征苦戰，思繩祖武，保輔一隅。孰言寡不

敵衆，天命有歸，自澎湖被破，施琅復以施恩行惠收拾人心，臺人背叛，寧靖王同五妃投縊絕脰而死。漢軍公無奈，同劉國軒、馮錫範決計歸誠；封正黃旗漢軍公。妻馮氏，即〔正〕白旗漢軍伯馮錫範之女；與史氏、蘇氏俱封一品夫人。^{⑤1}

(二) 鄭氏家譜：

1 「十二世大木公（飛黃公長子。天啓甲子年七月十四日生，康熙壬寅年五月初八日卒）：諱森，又名成功，字明儼，號大木。（葬康店山大墓。）妣董氏，（合葬。）側莊氏、溫氏、史氏、蔡氏。子十：經、（又名錦。）聰、（俱董出。）明、睿、智、（莊出。）寬、（溫出。）裕、（董出。）溫、（史出。）柔、（溫出。）發。（蔡出。）」^{⑤2}

2 「十三世式天公（大木公長子。崇禎壬午年十月初二日生，康熙辛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卒）：諱經，又名錦，字哲口，號式天。（葬康店山大墓。）妣唐氏，（合葬。）側室陳氏、賴氏、李氏、黃氏。子七：克塽、（陳出。）克塹、（賴出。）克均、（陳出。）克垓、克裔、克圻、（李出。）克塙。（黃出。）」^{⑤3}

3 無鄭克塹之記載。

「十四世晦堂公（式天公長子。于康熙二十二年自臺灣渡海歸誠，奉旨封爲公爵，撥入正黃旗漢軍，後于雍正四年移入正紅旗漢軍）：諱克塽，字實宏，號晦堂。（康熙庚戌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丁亥年八月二十七日卒。合葬于蘆溝橋西東王左。）妣馮氏、史氏、蘇氏，側朱氏、翟氏。子三：安福、（翟出。）安祿、（翟出。出繼四房。）安康。（朱出。出繼六房。）」^{⑤4}

鄭氏家譜所記，雖無石井本宗族譜西亭以外之其他房派如東角、華亭、厚慕之人物，關於延平三世事蹟之記載亦不若石井本宗族譜之詳，但部分列有生卒年月日及葬處，又正妣、側室不止一人者，其子率皆註明某氏所出，則爲不見於石井本宗族譜者；又以上引延平三世資料爲例，其所記正妣及側室，均與石井本宗族譜互有出入，顯應合參，實爲珍貴之資料也。

(三) 鄭氏宗譜

鄭氏宗譜爲鄭成功族譜三種中唯一載有明確纂修時間及纂修人者，開卷即大書云：

「中華民國九年陽曆十二月十四日，即庚申年陰曆十一月初五日，二十世孫玉海、二十一世孫沂、澤重修。」^{⑤5}

關於此譜，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云：

「鄭氏宗譜是鄭成功後裔鄭玉海及其子鄭沂、鄭澤于一九二〇年重修的。據本譜所載，鄭成功是南安石井鄭氏第十二世，鄭玉海是第二十世，可知鄭玉海是鄭成功的八世孫，鄭沂、鄭澤是鄭成功的九世孫。其世系是：鄭成功——鄭經——鄭克塽——鄭安福——鄭咸吉——鄭松——鄭承耀——鄭德山——鄭玉海。修譜年代雖然距今只有六十多年，但從其所載內容來看，不少地方與後來出土的墓志或明清檔案相吻合。」

此譜之成略晚於鄭氏家譜，無序跋，全譜將石井鄭氏自第一世迄第二十一世，代有記載，未曾間斷，及其體例與鄭氏家譜可謂大同小異，試錄其所記延平三世以概其餘，並供與前引石井本宗族譜及鄭氏家譜比較：

1 「第十二世大木公（飛黃公長子）：諱森。（于明朝隆武元年，其父芝龍帶子謁見隆武帝，奉旨賜國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號大木。）奉旨封忠孝伯，拜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自此中外以國姓爺稱之而不名。後起兵勤王，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永曆七年，晉封延平王。十三年，晉潮王。妣董氏，（合葬康店山大墓。）側莊氏、溫氏、史氏、蔡氏。子十：經、（又名錦。）聰、（俱董出。）明、睿、智、（莊出。）寬、（溫出。）裕、（董出。）溫、（史出。）柔、（溫出。）發。（蔡出。）」⁵⁶

2 「第十三世式天公（大木公長子）：諱經，又名錦，字哲□，號式天。妣唐氏，（合葬康店山大墓。）側室陳氏、賴氏、李氏、黃氏。子七：克塽、（陳出。）克塽、（賴出。音預。）克均、（陳出。）克垓、克裔、（音睦。）克圻、（李出。音畿。）克塽。（黃出。音敲。）」⁵⁷

3 無鄭克塽之記載。

「第十四世晦堂公（式天公長子）：諱克塽，字實宏，號晦堂。于康熙二十二年自臺灣渡海歸誠，奉旨封為公爵，撥入正黃旗漢軍，後于雍正四年移入正紅旗漢軍。合葬于蘆溝橋西東王左。妣馮氏、史氏、蘇氏，側朱氏、翟氏。子三：安福、（翟出。）安祿、（翟出。出繼四房。）安康。（朱出。出繼六房。）」⁵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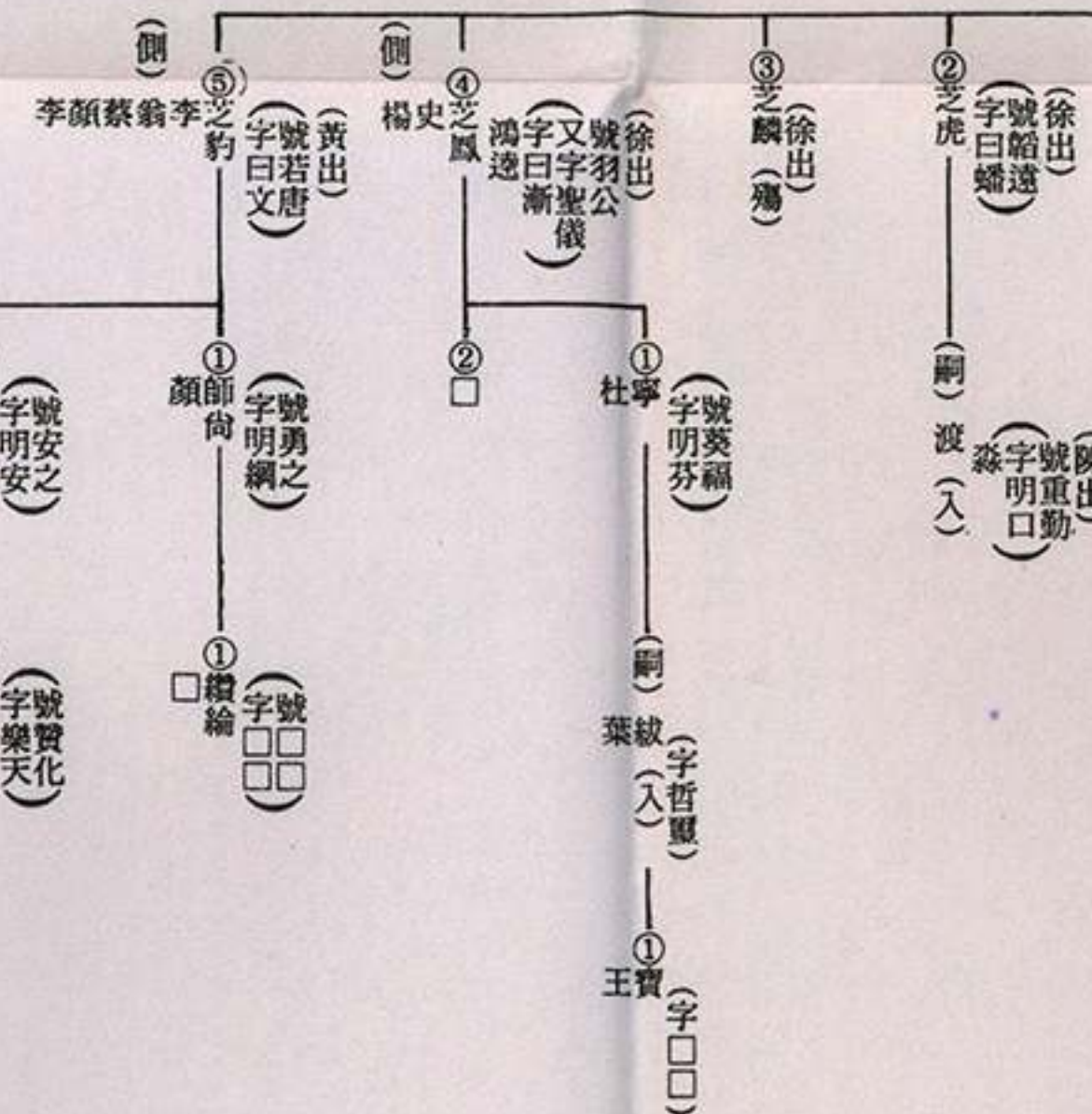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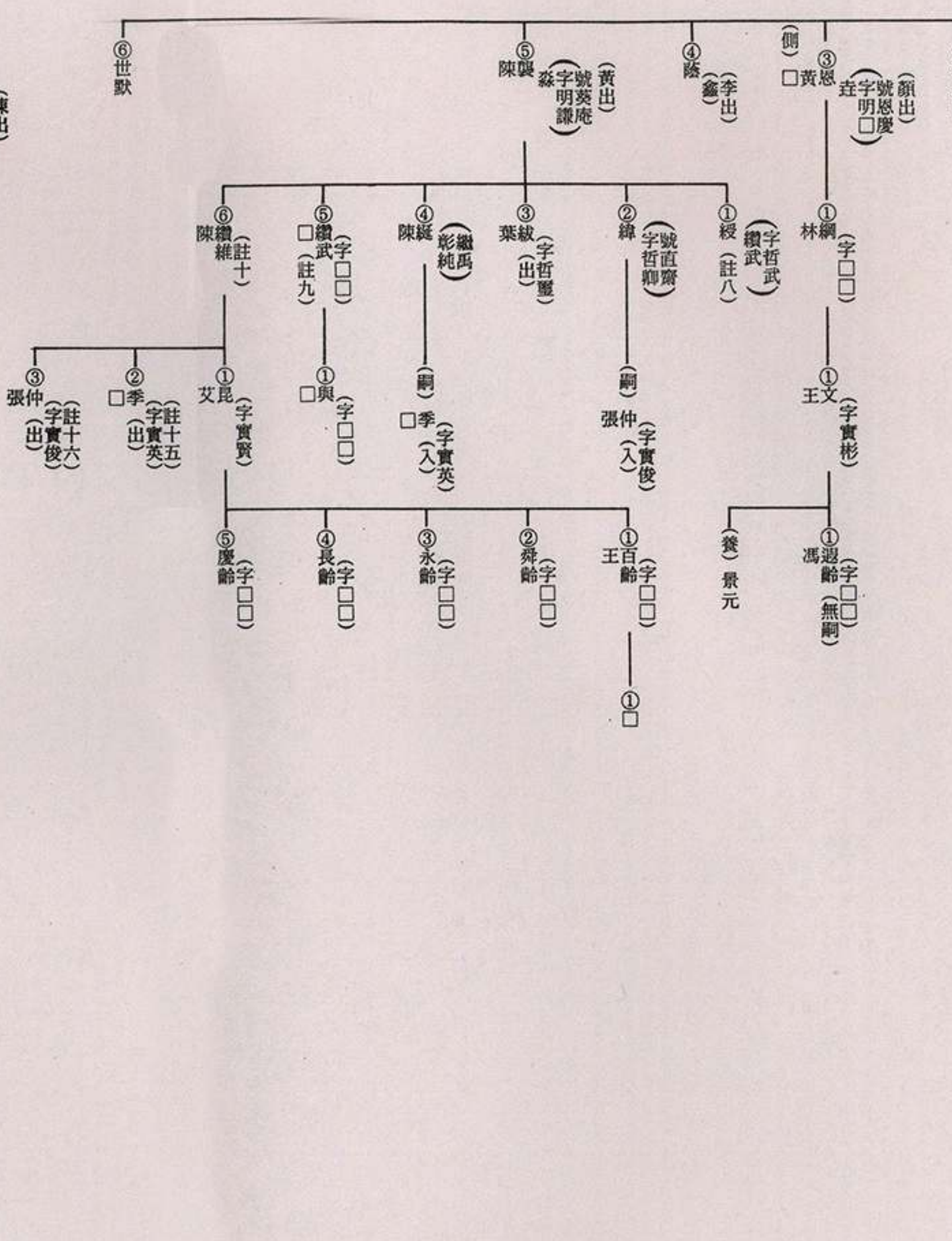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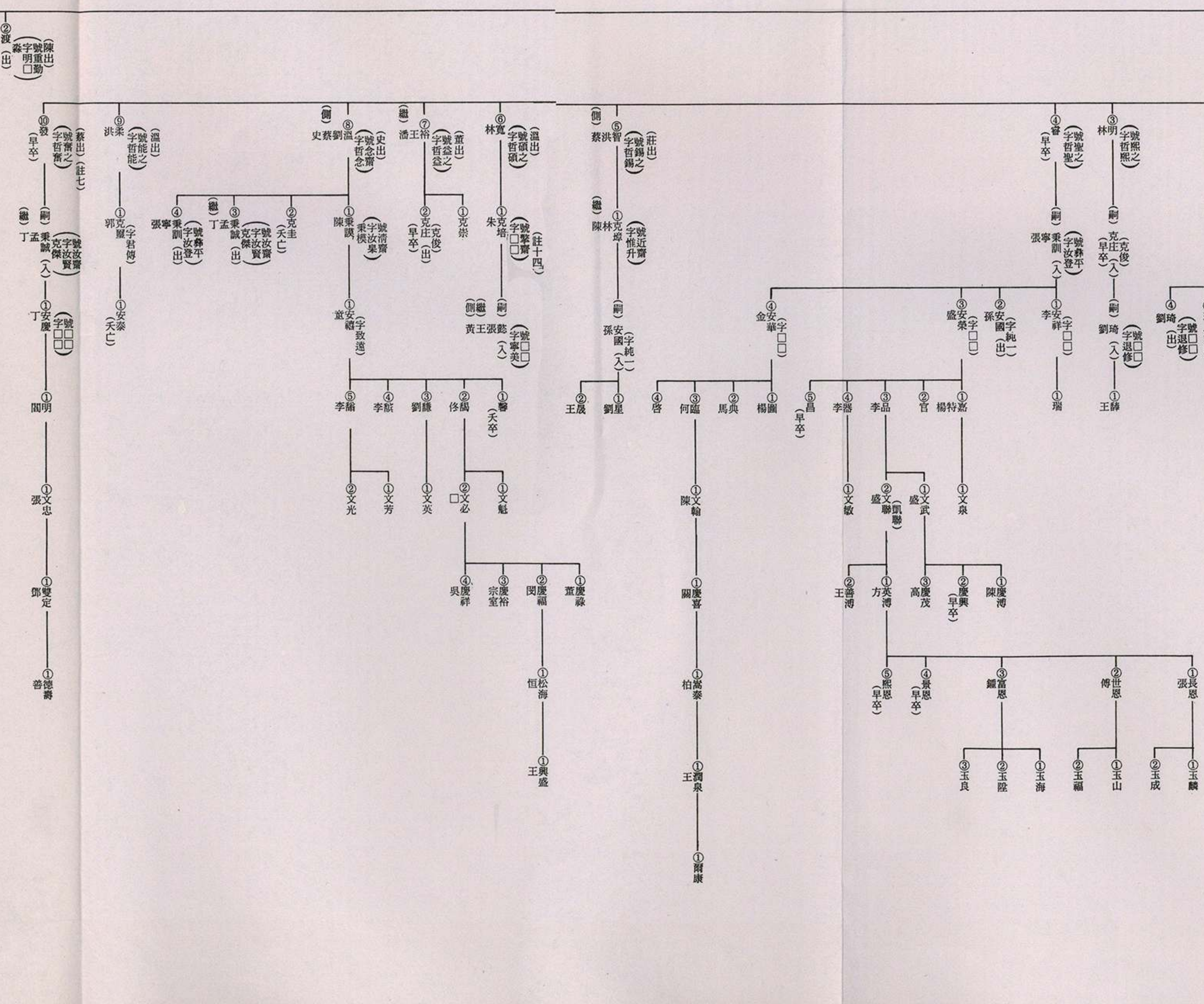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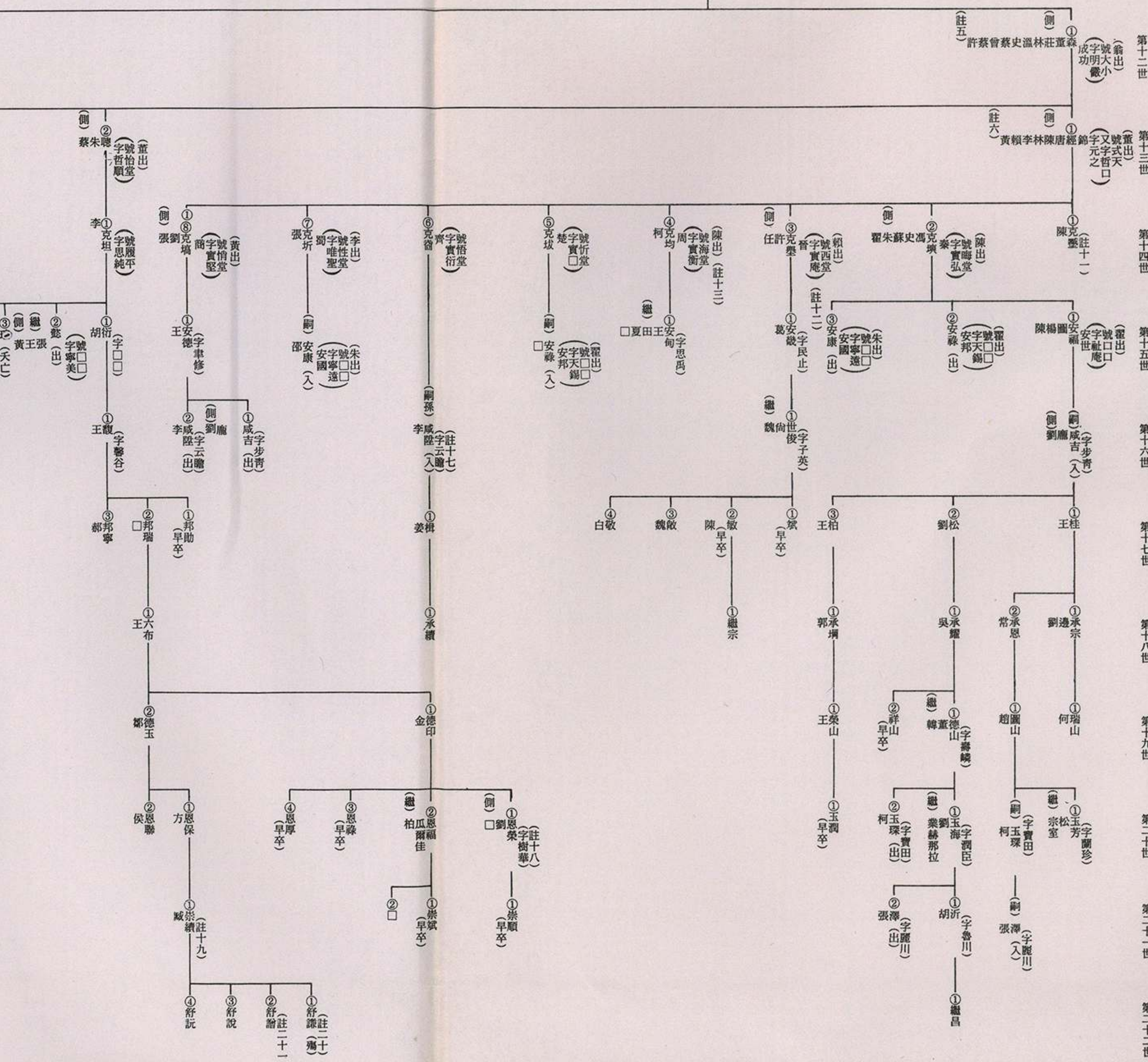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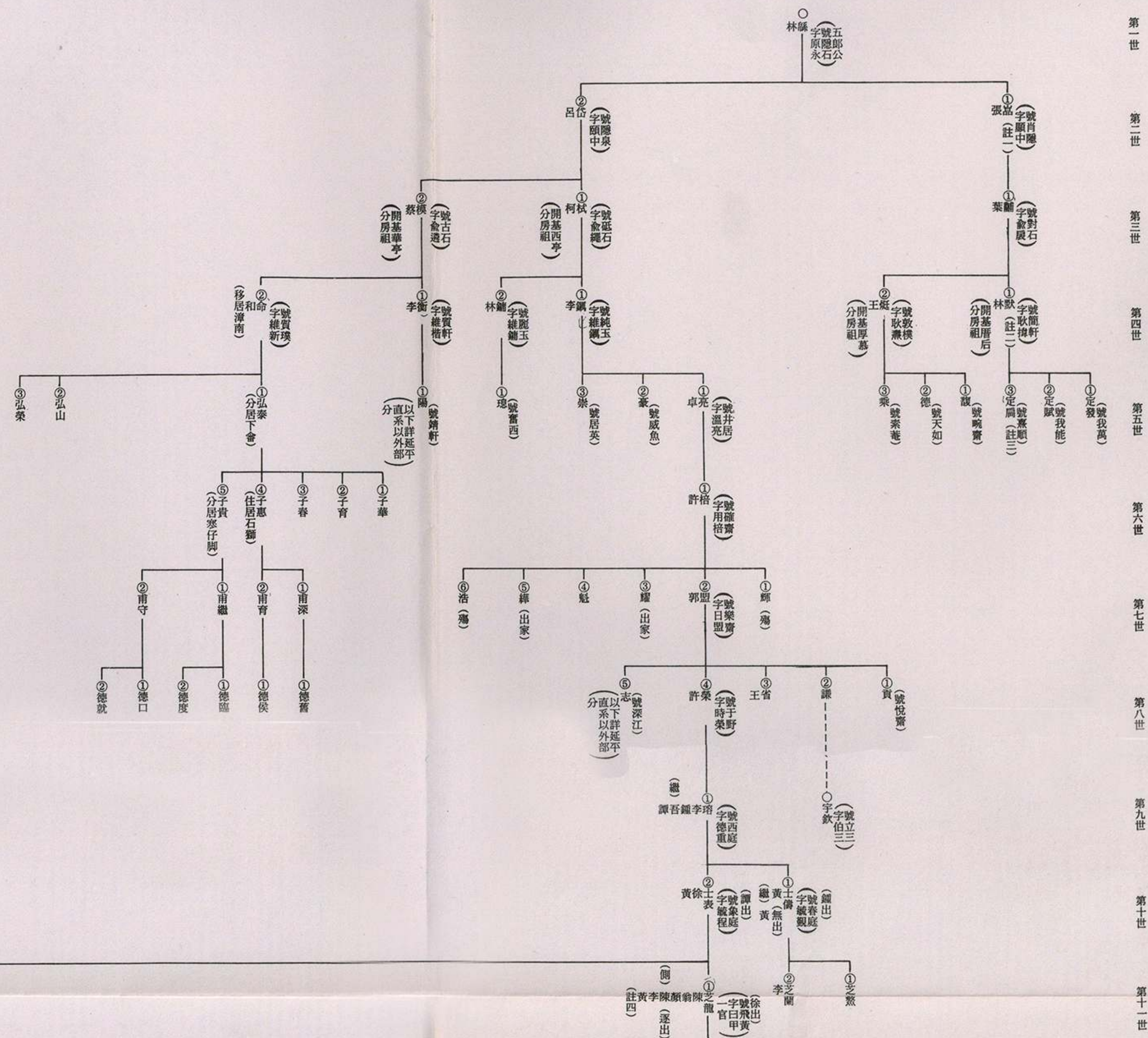
據此譜有關延平三世之記載，玉海父子重修此譜之時，似曾參考鄭氏家譜之體例與內容，故二譜如此大同小異，亦可推測其時石井本宗族譜或尚安然無恙，至少當有一輯有其部分內容之本子供其參採，用能使其若干記載轉近於石井本宗族譜，而與鄭氏家譜之差異較大也。

三、鄭延平之世系表

綜合參採石井本宗族譜、鄭氏家譜、鄭氏宗譜，可繪製包括鄭延平直系世系在內之「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為便於編排及閱覽起見，茲將該表分為：（一）延平直系部分，及（二）延平直系以外部分⁵⁹，依次附錄於後：

— 臺 灣 文 獻 —

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



(註一) 第二世崑之字見於石井本宗族譜「南安縣四十都石井鄉鄭氏世譜」，此譜影抄本及臺灣風物本並作「字顯中」，臺灣文獻叢刊本作「字顯中」，鄭成功族譜三種本作「字顯中」，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亦作「字顯中」，茲暫從臺灣文獻叢刊本。

(註二) 第四世默之字見於石井本宗族譜「南安縣四十都石井鄉鄭氏世譜」，此譜影抄本作「字耿輝」，各排印本全作「字耿輝」。然參照默弟燧(字耿燾)之名字，默亦可能名字皆火旁，故其字似當作「耿燾」。

(註三) 第五世定局之名，見於石井本宗族譜「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其「始祖五世宗支易見圖」則作「定扁」。

(註四) 第十一世芝龍正、側室，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所記與石井本宗族譜有異同，詳見本文。

(註五) 第十二世森(即延平)正、側室，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所記與石井本宗族譜有異同，詳見本文。

(註六) 第十三世經側室，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所載均僅四人，依次為陳氏、賴氏、李氏、黃氏，除賴、李二氏先後適與石井本宗族譜倒置外，較石井本宗族譜少林氏一人。此林氏蓋即克壘母，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因削去克壘不載，乃並其母亦予刪略。考鄭亦鄒著鄭成功傳卷下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正月下載云：「(經)長子克壘，舊為監國。壘，鄭氏螟蛉子也，原姓李，經嬖妾林養之，其事秘，經莫知也。」克壘螟蛉子說，楊雲萍先生已有考證，即以亦鄒此項記載亦可知經側室中有林氏其人，而林氏為克壘母。

(註七) 第十三世發之字號，鄭氏宗譜作「字哲治，號

治之。」鄭氏家譜稱發為「治之公」，足相印證，均與石井本宗族譜有異；而今臺南市南區鹽埕「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之公子省之，自連雅堂先生撰臺南古跡志以來，學者皆認係發，的確無可疑，故如鄭成功族譜三種無誤，則發號省之，又號奮之、治之，其字為哲省，又字哲奮、哲治。

(註八) 第十三世綬，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亭 鄭續武：字哲武，諱綬；襲公長子。雍正間，國子監(太學生)，授欽天監筆帖式。」此譜無襲第五子之記載；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同作：襲長子「諱綬」，五子「諱續武」及「子一：興。」(鄭氏家譜另有「字□□。娶□氏。」)，則石井本宗族譜竟似「合二為一」，茲照錄，俟再考。

(註九) 參前註。

(註十) 第十三世續維，此據鄭氏家譜及鄭氏族譜；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亭 鄭淵：字哲維，號慎齋；襲公六子。雍正間，國子監太學生；考職，授州同知，侍贈儒林郎。」

(註十一) 第十四世克壘，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均削而不載，逕以克塽為經長子，故克塽及諸弟排行均較表列提前一行次。

(註十二) 第十四世克壘之字，石井本宗族譜影抄本誤作「晦堂」(此克塽字也)，鄭成功族譜三種本據鄭氏家譜改為「西堂」，而鄭氏宗譜亦作「西堂」，今從之。

(註十三) 第十四世克均之字，石井本宗族譜作「海堂」，而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並作「時堂」。

(註十四) 第十四世克培，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並作「

字擎齋」，逕為改作：字□□，號擎齋。

(註十五) 第十四世季及仲之排行，並據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第十三世續維所載，唯季先於仲似有不合，而鄭氏宗譜第十三世續維嗣子仲，註明：「係續維次子。」縱載嗣子季，註明：「係續維三子。」當據以訂正。

(註十六) 同前註。

(註十七) 第十六世咸陞之字，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並作「云瞻」，茲照錄，唯「云」字可能為「雲」之簡字。

(註十八)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公論報「臺灣風土」第一一四期有方豪撰「從鄭成功後裔的訪求談到臺灣民間史料的保存」，其中一則謂黃翊午先生致函文獻委員會，敘述清末民初在北平遇鄭氏後裔之經過。略謂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遇漢軍旗人鄭恩榮，係四品頂戴世襲雲騎尉，度支部主事，住北京西城報子街。家祠中懸克塽畫像。據稱：延平王肖像，清廷不許祀供，僅能就家中於除夕偷掛一宵云。恩榮有一弟（當即恩福），早死，遺二男；恩榮有二女，無男，後娶一妾，亦舉一男。抗戰期間，聞此人尚健在。茲即據以補載於表內。

(註十九) 第二十一世崇續，據鄭氏宗譜；而鄭氏家譜作「崇緒」。參本文註①②。

(註二十) 第二十二世舒謙，據鄭氏宗譜；而鄭氏家譜作「宏謙」。參本文註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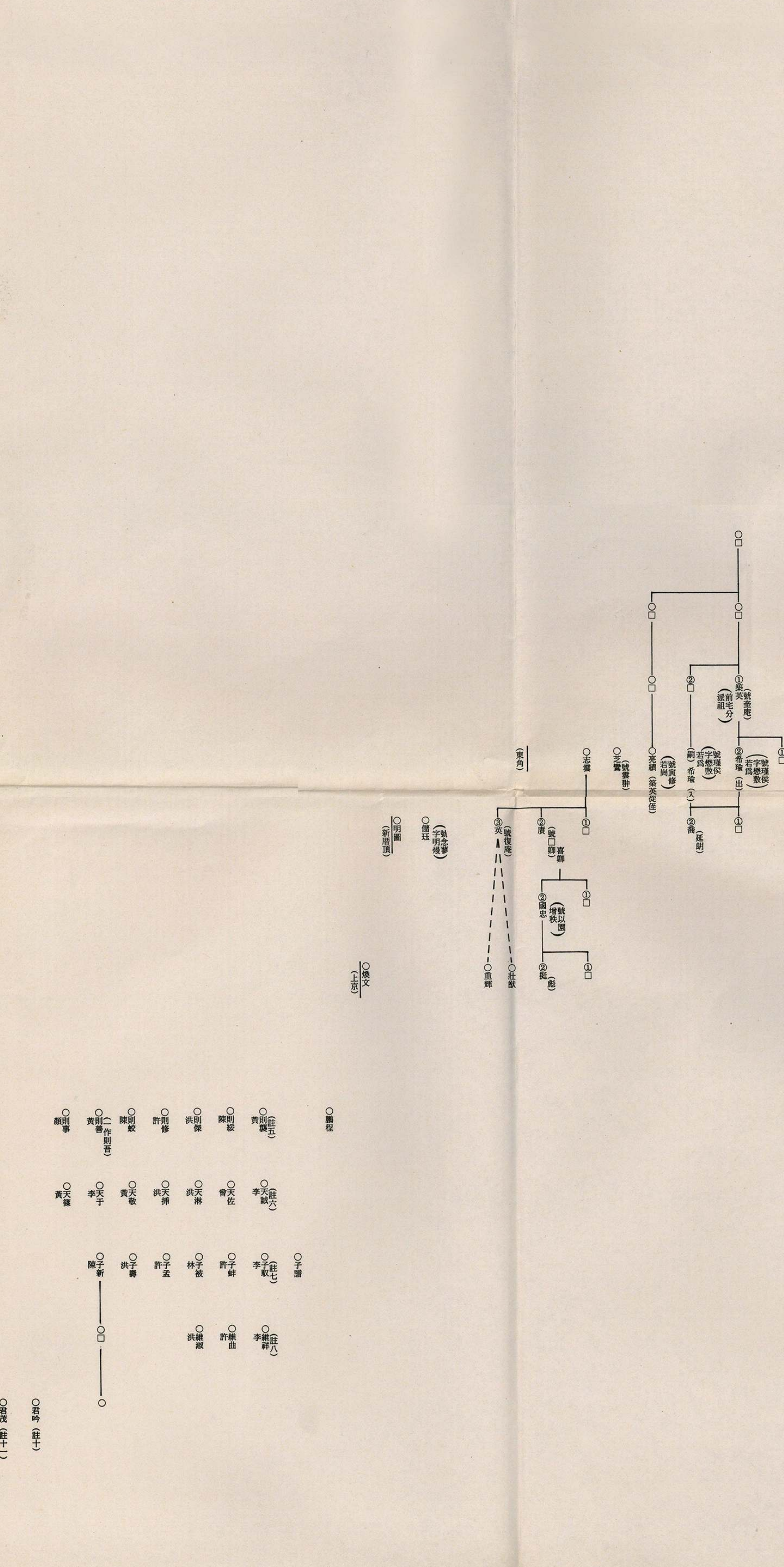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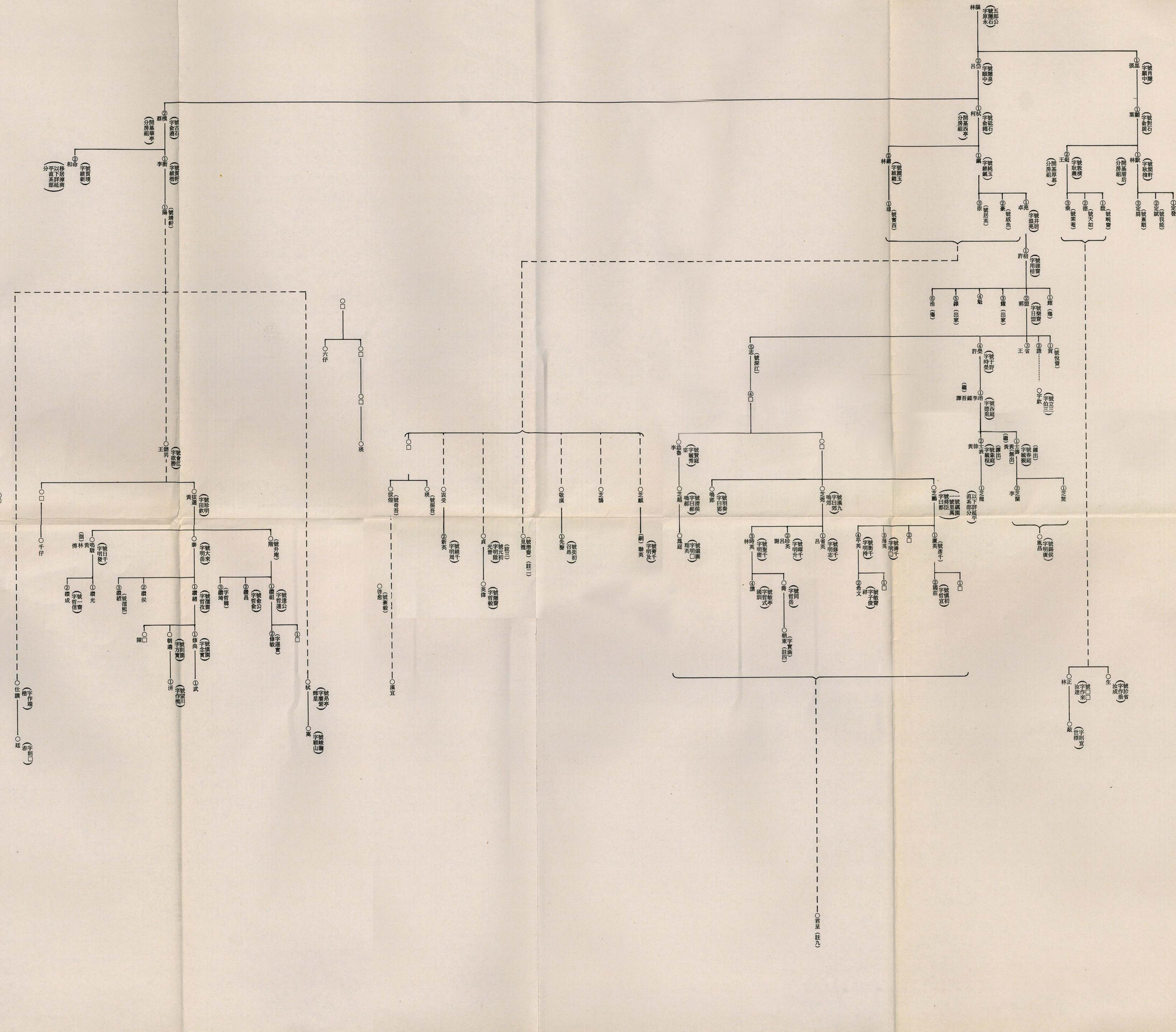
(註二十一) 第二十二世舒譜，而據鄭氏宗譜；鄭氏家譜作「宏譜」。參本文註④。此外，據民國八十年一月十五日中華日報第三版，刊載「鄭成功十一代嫡孫鄭自忠應邀來臺，希望政府讓他定居為兩岸多盡心力」消息乙則，謂延平

第十一世嫡裔孫鄭自忠，現年三十二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由鄭氏宗親會邀請來臺塑建延平塑像。自忠透露乃父鄭萬進，現任職大陸「福建省鄭成功史料館館長」。則萬進為石井鄭氏第二十二世，而自忠為第二十三世。

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

(二)延平直系以外部分(註一)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第十二世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第十五世 第十六世 第十七世 第十八世 第十九世 第二十世 第二十一世



(註一) 本部分除逐錄第一部分及另註明出處者外，皆據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編製。

(註二) 第十二世見龍號「潛齋」，原文作「潛齊」，茲逕改。

(註三) 第十二世貞，石井本宗族譜謂係「芝龍公侄」因芝龍侄皆可考，並無貞其人，疑芝龍之「龍」字有誤。

(註四) 第十四世朝東，為第十三世「西亭五四」喬子，故不當為「華亭」，其「華亭」應係「西亭」之誤。

(註五) 第十六世則襲等人，錄自民國南安縣志卷之四十四「列女」，不詳房派及彼此關係。

(註六) 第十七世天誠等人，錄自民國南安縣志卷之四十四「列女」，不詳房派及彼此關係。

(註七) 第十八世子馭等人，錄自民國南安縣志卷之四十四「列女」，不詳房派及彼此關係。

(註八) 第十九世維祥等人，錄自民國南安縣志卷之四十四「列女」，不詳房派及彼此關係。

(註九) 第二十世君呈，錄自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中華日報載：連景初先生撰「鄭君呈談『大木公』」。

(註十) 第二十世君吟，錄自李漢青纂南安續志（臺北）市：陳其志基金會，民國六十三年），頁一一六〇。按君吟撰有「下南安四區風土誌」一文，收入南安續志。

(註十一) 第二十世君茂，清生員，有「謁俞都督墓登泉山高處有感」七絕一首收入南安續志，頁一四六二。

四、鄭延平之先世

鄭延平一族為明末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人

，此乃世所週知者。至其先世入閩經過，見於石井本宗族譜者如下：

(一) 鄭芝龍撰「石井本宗族譜序」云：「一日，鳩我叔兄弟侄謀之曰：『我鄭自唐光啓間入閩，或於三山、於莆、於漳、於潮，是不一處；獨我五郎公隱石與二、三懿親若許、若伍者，薦〔蘿〕相附、意味投合，遂於楊子山下石井家焉。今武榮山邱壠具在，則隱石公之所自來也。……』」

(二) 鄭芝鸞撰「石井本宗族譜序」云：「吾鄭著漢、唐表，茲弗具述；述其光啓間，十姓從王緣光州固始入閩，於是有鄭焉。如祭酒閩中公，德行煌煌宋冊。嗣而分派，有居莆、居武榮。旋就武榮遷於楊子山下居者，吾祖五郎公隱石也。……」

(三) 鄭名山撰「本宗族譜序」云：「夫我鄭自唐光啓間入閩，或居於莆、於潮、於漳，是不一處；獨我五郎公與二、三懿親若許、若伍者，薦蘿相符、意味投合，遂於楊子山下石井家焉。今武榮山邱壠具在，隱石公之所自來也。」

(四) 「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云：「始祖五郎公隱石，諱縣，字原永。有宋靖康間避難，兄弟散處，或居莆、居潮、居漳，五郎公由閩侯官來泉郡之武榮，築室居家、卜地築坎，日事耕稼業。值歲不登，厥惟〔按：此字疑衍〕食維艱。聞海濱利藪，日易以給，乃因懿表相依，遷楊子〔山〕下石井居焉。祖父坎塋，尚在武榮如故。」

而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皆有與「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殆全相同之記載，僅改其中「來泉郡之武榮」為「來居泉郡之武榮」而已。

此外，鄭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先世自

光州固始縣入閩，由莆居漳、居粵之潮。至始祖隱泉公，乃移居于泉之南安縣楊子山下石井鄉，遂世爲南安人。」

據上述史料，明末芝龍、芝鸞及清初葉克塽、中葉名山，皆謂先世於唐光啓間入閩，芝鸞更謂：「光啓間，十姓從王緣光州固始入閩，於是有鄭焉。」此蓋指唐僖宗光啓元年（八八五）光州王緒率衆陷汀、漳二州事^⑥。今人如廖漢臣^⑦、黃玉齋^⑧、張勝彥^⑨均採其說。按鄭氏入閩始自唐光啓年間之說，前人早有考辨。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二）鄭維藩撰「鄭氏源流考」有云：

「閩中鄭氏始祖不知來自何時，考福建通志（記古蹟部）：晉永嘉二年，中州（河南在華夏之中，故稱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陳、黃、鄭、詹、邱、何、胡是也。是鄭氏之先，固自晉時來也。又按：通志（雜記古蹟，本夾漈集）載鄭樵家譜後序云：『吾祖出滎陽，過江入閩，皆有沿流，孰謂固始人哉？閩人稱祖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王緒入閩，王審知因其衆克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曰固始，其實濫謬。』據此，則我鄭氏之由滎陽入閩，屬在晉懷帝永嘉間，而王氏之由固始趨閩，屬在唐僖宗光啓間，就歷代帝王紀年考之，先後相去五百餘歲之久，此不可不辨也。通志又載（興化府紀寓賢部）：『晉鄭昭滎陽人，永嘉之亂避地來閩，居永泰，嘗遊莆，愛南湖山水之勝，葬其祖於此。陳時昭之裔曰露、莊、淑，自永泰徙莆，廬於墓側。』……據此則八族中之鄭，乃知是昭，而鄭氏入閩之祖斷自昭始也。由昭至露、莊、淑凡數傳，歷東晉、南北朝，首以仕宦師儒著聲閩中。」「自時厥後，分爲三派，散處八閩，仙

遊一派聞是南湖先生淑之後，……可知莆田一派，係露公苗裔；而仙遊一派非淑之胄，即莊之裔也。」^⑩

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洪受纂滄海紀遺，其詞翰之紀第九收有自撰「光州固始辨」一文，亦有云：

「夫閩以光州爲祖者，蓋相傳之謬也。雖亦有之，而未必其盡然也。余讀五代史，……夫（王）審知未入閩之初，閩之人民蓋亦衆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觀察焉，所以治之也。及審知既入閩，至於漳浦，始云有衆數萬，則前此之衆未盛可知矣。今全閩郡縣，上自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誣乎。間或有之，亦審知子若孫，與其士卒之餘裔耳，然保大之際，且已遷於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末，而謬相沿襲耶？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余概（慨）夫時俗之不察，故書之以附於此。」^⑪

是閩中鄭氏始祖乃晉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遷入，而非唐光啓年事。芝龍、芝鸞之誤以「我鄭自唐光啓間入閩」，維藩所引鄭樵家譜後序已甚詳悉。

鄭氏入閩之後，「或於三山、於莆、於漳、於潮，是不一處」（芝龍語）。其在三山者，有「祭酒閩中公，德行煌煌宋冊^⑫。嗣而分派，有居莆、居武榮」（芝鸞語）。厥後，宋靖康年間（僅元年，一一二六），五郎公隱石由閩侯官遷泉州之武榮，從事耕稼，值歲不登，乃因懿表相依，再遷楊子山下石井居焉，遂爲南安石井鄭氏始遷祖。關此，鄭成功族譜三種說法一致。唯在時間方面，五郎公之定居石井自不能早於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五郎公爲第一世，延平爲第十二世乃生於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可知其間十一世而竟相去五百有餘載，平均一世將近五十年，頗有可疑之處

。且第六世確齋公（楮），「避倭難，走楊子山下，被害」（鄭氏家譜）。據康熙南安縣志卷二十雜志，南安倭難為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至隆慶二年（一五六八）間事，如確齋公確於其間遇難，則上溯始遷祖五郎公遷武榮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僅五世間竟隔四百餘歲，下逮延平誕生之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相去六世則不過七十年，即以確齋公遇難時其孫榮（于野公）已生，此後四世七十年，亦屬堪疑。豈確齋公非以倭難遇害乎？俟考。而五郎公自閩侯官初遷泉郡之武榮，未必即指南安縣，亦有可能為晉江縣。筆者疑而未決，不敢遽定，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五日晚以電話請教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黃典權教授，當承賜告：此「武榮」實指晉江縣云。

石井鄭氏其後之房派分支，可考者有：

（一）西亭派：其開基分房祖為石井第三世砥石公（栻），延平直系即屬此派。連景初撰「鄭君呈談『大木公』」云：「石井鄉鄭氏宗親有三千餘人，分別居於東角、頂角、下亭、西亭，鄭成功一族居西亭，西亭的族親有八百人，西亭這一族計有五房，鄭成功係四房……」^{⑥7}西亭派之分為五房，蓋即第八世：貢（悅齋公）、謙、省、榮（于野公）、志（深江公）五兄弟所分，延平為于野公（榮）之玄孫，故屬第四房^{⑥8}。

（二）華亭派：其開基分房祖為石井第三世古石公（模，為砥石公弟），古石公子二：衡、命。命即質璞公，移居漳州南靖。

（三）厝后派：其開基分房祖為石井第四世默（簡軒公）。唯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未見有此派者。

（四）厚慕派：其開基分房祖為石井第四世挺（敦樸公，為簡軒公弟）。

此外，據「井江鄭氏歷代人物」，尚有東角派、新厝頂派、上京派，而據「鄭君呈談『大木公』」尚可補列：頂角派、下亭派。

石井本宗族譜「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雖有石井鄭氏第一世至第四世之資料，但與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略有詳略異同，且缺第五世至第十世之延平直系資料，茲將鄭氏家譜所載延平直系先世自石井始遷祖五郎公至第十世家庭公（士表）照錄於後，以供參考（鄭氏宗譜所載與鄭氏家譜大抵相同，不贅錄）：

「第一世五郎公隱石：諱綿^{⑥9}，字原永。有宋靖康間避亂，兄弟散處，或居莆、居漳、居潮。五郎公由閩侯官來居泉郡之武榮，築室家居，卜地築墳，日事耕稼業。值歲不登，厥食維艱，聞海濱利藪，日易以給，乃因懿表相依，遷楊子山下石井居焉。祖父墳塋尚在武榮如故。妣林氏。（合葬于楊子山之麓。）子二：崑、岱。」^{⑦0}

「二世隱泉公（隱石公次子）：諱岱，字頤中。妣呂氏。（合葬望后地。）子二：栻、模。」^{⑦1}

「三世砥石公（隱泉公長子。葬本鄉山，坐癸向丁。開基為西亭分祖）：諱栻，字俞繩。妣柯氏。（合葬。）子二：鐸、鏞。」^{⑦2}

「四世純玉公（砥石公長子。葬雙石門）：諱鐸，字維鐸。妣李氏。（合葬。）子三：亮、豪、崇。」^{⑦3}

「五世井居公（純玉公長子。葬娘仔宮下）：諱亮，字溫亮。妣卓氏。（葬五甲山下。）子一：楮。」^{⑦4}

「六世確齋公（井居公之子。避倭難，走楊子山下，被害）：諱培，字用培。妣許氏。（葬娘仔宮下。）子六：輝、（殤。）盟、耀、（出家。）魁、緯、（出家。）浩。（殤。）」^{⑦⑤}

「七世樂齋公（確齋公次子。葬康店山大墓）：諱盟，字日盟。妣郭氏。（合葬。）子五：貢、謙、省、榮、志。

「^{⑦⑥}按永曆二十九年（一六七五）四月，嗣延平王經撰勒「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誌銘」云：「樂齋公，經七世祖也，暨妣郭氏葬在南邑康店柑欖山之原，坐巳向亥，長玄伯祖悅齋公附于左，三玄伯祖妣王氏附于右；玄祖于野公暨祖妣許氏、玄叔祖深江公暨妣郭氏，俱附葬于前。……丁酉歲（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醜虜智窮力竭，遂倡發塚之謀。無何而「先」王賓天，經嗣守東寧，以圖大舉，不得省視者幾二十年。歲甲寅（永曆二十八年，一六七四），經統大師，底定泉、漳，始知「于野」公暨深江公四柩已被發去，惟樂「齋公」暨妣郭氏及悅齋公、三玄伯祖妣王氏存焉。……于是命官，剋日就其墳而封之，用是□藏。」鄭克塽撰勒「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至始祖隱石公，乃移居于泉之南安縣楊子山下石井鄉，遂世為南安人。數傳至八世祖樂齋公，樂齋公傳于野公，于野公傳西庭公，西庭公傳象庭公，象庭公傳曾大父飛黃公，實生王父。」皆可合參^{⑦⑦}。

「八世于野公（樂齋公第四子。葬康店「山」大墓）：諱榮，字時榮。妣許氏。（合葬。）子一：瑒。」^{⑦⑧}上引「皇明□□樂齋公暨妣郭氏誌銘」及「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並可合參。此外永曆三十年（一六七六）六月，嗣延平王經撰「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云：「于野公暨妣許氏，經之

六世祖也，與叔祖深江公為伯仲，暨叔祖妣郭氏俱附葬康店大墓；五世祖西庭公、譚氏媽原葬於陳厝鄉；四世祖象庭公葬南安三十三都金坑山，祖妣徐氏原葬大覺：累受皇恩，疊加誥贈。歲丙申（永曆十年，一六五六），逆臣黃梧據澄謀叛，既背恩而事虜，為人所不敢為；復慮奴虜之未信，遂忍人所不可忍，倡發掘墳，以結虜歡。至戊戌年（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協理五軍陳璘策厚賂獄人，計脫八骸，時疑信參半，姑淺寄思明。……至甲寅歲（永曆二十八年，一六七四），胡運告終，經親帥大師，克復閩、粵。……爰於是年丙辰（永曆三十年，一六七六），卜地於浯江山前合葬焉。……」亦與譜合。

「九世西庭公（于野公之子）：諱瑒，字德重。（誥贈鎮國將軍。妣李氏、鍾氏，繼吾氏、譚氏。子二：士儔、（鍾出。）士表。（鍾出。）」^{⑦⑨}上引「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及「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並可合參。

「十世象庭公（西庭公次子。誥贈鎮國將軍）：諱士表，字毓程。（葬南安三十三都金坑山。）妣徐氏、（誥贈鎮國夫人。葬晉江□都大覺山。）黃氏。（誥封鎮國夫人。）子五：芝龍、芝虎、芝麟、（殤。）芝鳳、（官名鴻達。俱徐出。）芝豹。（黃出。）」^{⑧⑩}象庭公即延平之祖父，其名一般文獻多作「紹祖」，如江日昇著《臺灣外記》、鄭亦鄒著《鄭成功傳》、邵廷索著《東南紀事》、洪若皋著《海寇記》等皆是，連雅堂撰《臺灣通史》卷二《建國紀》「延平郡王世系表」亦云：「紹祖（字象庭，世居福建南安縣楊子山下石井鄉，娶某氏，生芝龍）。」閩南地方有一則民間傳說，謂象庭公兄弟以賭蕩盡家產，以米籃葬母於鰲山，為天成之王侯地吉壤，咸信延平

四世榮顯即此穴之靈氣所鍾^①。

五、鄭延平之親屬

(一) 父母及諸叔

鄭延平之父芝龍及生母日本田川氏(翁氏)，亦世所周知者。

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亭 鄭芝龍：小名一官，字曰甲，號飛黃。崇禎間，以軍功授前軍都督；收劉香，改襲錦衣衛副千戶，旋〔□〕漳州等處總兵官。十二年〔□〕荷蘭。弘光封南安伯，隆武封平西侯，後進太師平國公。投誠，封同安侯。先娶陳氏，繼娶日本翁氏一品夫人，後娶顏氏；側室陳氏(逐出)、李氏、黃氏。生男五。先崇禎元年間，現授海防遊擊，實授左都督。子孫散處京都漢軍旗下，以名為姓者衆。」

鄭氏家譜云：「十一世飛黃公(象庭公長子)：諱芝龍，字曰甲，號飛黃。妣顏氏、(誥封鎮國夫人。葬安定門外土城關北西白草洼。)翁氏、(日本人。)陳氏、李氏、黃氏。子五：森、(翁出。太學生，應襲錦衣衛副千戶。)渡、(陳出。承繼二房。官名焱。)恩、(顏出。官名珪。)蔭、(李出。官名鑫。)襲。(黃出。官名森。)」^②鄭氏宗譜除無「誥封」二字外，餘與鄭氏家譜同，不贅錄。

芝龍生平，詳見諸書及今人論著，不勝列述^③。今錄鄭延平王經在世時清人所修康熙南安縣志^④卷九科目志「恩敘」所載如下：

「鄭芝龍，石井人。崇禎元年從海上來歸，授守備，加遊擊。擒李魁奇、殲鍾斌於外洋，海寇始平。四年冬，武平

山寇陳萬、鍾凌秀作亂，中丞熊文燦命芝龍兄弟往討之，陳萬就擒，鍾凌秀請降。捷聞，陞參將，實授遊擊。其弟芝虎，驍勇絕倫，衝鋒擒斬，多出其手，亦實授守備焉。旋又敘平海寇功，晉潮漳總兵，加都督同知。明末，封南安伯，晉平國公。迨本朝順治三年，貝勒入閩，芝龍以所部投誠，授精奇尼哈番。其子成功在海上，收集舊部攻泉州，不克，遂陷同安，從此安溪、永春、惠安皆望風披靡，又攻圍南安，五閱月不下。旋以三部堂大兵至泉州，遁去。已，復圍漳州，攻下縣邑以十數，遂據海澄。世祖特遣近臣撫諭之，授以公爵，成功就見于安平鎮。以不受削髮、登岸之命，旋復入海。上聞之，怒，乃徙芝龍于寧古塔，命貝子將兵討之，不克而旋。順治十六年秋，成功由浙江抵達，南破鎮江，遂逼江寧，大江南北諸郡縣聞風震動，後為崇明總兵梁化鳳所敗，乃遁入海。上復遣將軍達素攻之，以不諳海道，反為所破。今上立，乃誅芝龍，遷沿海居民以絕之。成功遂移師澎湖，攻下臺灣，據為巢穴焉。未幾，病死。」^⑤

石井本宗族譜與鄭氏家譜(鄭氏宗譜同)之記載，有可互相補充者，亦有兩相歧異者。芝龍諸子之生母，除延平外，乃石井本宗族譜所不及詳者，而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有之；石井本宗族譜所載：「先娶陳氏，繼娶日本翁氏一品夫人，後娶顏氏；側室陳氏(逐出)、李氏、黃氏。」顯與另二譜：「妣顏氏、(註略)翁氏、(日本人。)'陳氏、李氏、黃氏。」有異，而臺灣外記卷首「鄭氏應識五代記」謂芝龍「先娶日本翁氏女，生成功；繼娶顏氏，生四子：恩、蔭、渡、襲。」則其娶延平生母翁氏先於顏氏，與石井本宗族譜同。

延平生母翁氏，日本稱田川氏，「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有云：「翁曾祖母生于壬寅年（明萬曆三十年，日慶長七年，一六〇二）八月十八日未時，卒于丙戌年（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十一月三十日巳時，享年四十有五。」關於翁太妃之生平，可參閱黃典權撰「鄭成功生母死難考」^⑧；拙稿「鄭成功的孝親」亦有簡短介紹^⑨。

臺灣外記三十卷本卷三，記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延平經其父遣人接回安海後，家居及學習文藝與舞劍馳射情形，除「每夜必翹首東向，咨嗟太息，而望其母（日本在東）」外，並謂延平「事其繼母顏氏最孝」。芝龍之娶顏氏，似在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稍後數年間。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芝龍至福州見貝勒，被挾北去，家眷俱留閩省^⑩，顏氏亦不例外。清順治九年（明永曆六年，一六五二），芝龍繼「次男世忠（即渡）、四男世蔭（即蔭）」並其小家眷先後三次，各帶婢僕入京^⑪之後，奏准將一妻（顏氏）、一妾（黃氏）、兩男（第五男世襲即襲、第六男世默）搬取入京，隨即具奏並具揭^⑫。十年（永曆七年，一六五三）五月，芝龍「爲人多宅窄、難以合住、懇賜曠地、以便蓋屋分居事」具奏並具揭，其揭帖有云：「且職嫡妻及二幼兒奉聖諭搬取入京，已將束裝就道。」^⑬實則，顏氏及黃氏至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一六五七）四月十二日，始由家人護送進京，於十月二十六日到京^⑭。而原亦奉諭旨搬取入京之二男中，第五男世襲並未隨同進京^⑮，第六男世默是否此時進京則待考。

芝龍妾黃氏，名後坑娘。與顏氏同於順治十一年十月到京^⑯。

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有云：

「明清之交，鄭芝龍兄弟數人馳騁疆場，各有建樹，史書記載不絕。但鄭芝龍究有兄弟幾人，則記載相當混亂。鹿樵紀聞、東南紀事以及福建通志等^⑰多謂是四人，即長芝龍，次芝虎，三鴻遠，四芝豹。臺灣外紀記芝字輩有十八人之多，稱『十八芝』，但欲考其昭穆雁行，則如墜煙霧。明清檔案中鄭芝龍揭帖則常稱鴻遠爲『四弟』，芝豹爲『五弟』。石井本宗族譜雖稱芝虎居二，鴻遠居四，芝豹居五，但又載芝鵬是『芝虎兄』，轉滋疑惑。因此，不少專家在考證鄭芝龍兄弟時束手無策，只好寄希望于新資料的發現。現在，兩譜（指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提供的新資料，可以使久懸未決的問題順利解決。原來鄭芝龍有同父同母兄弟四人，同父異母兄弟一人。但其中第三弟芝麟早死，不爲人所知，所以五兄弟變成了四兄弟。」此段引文對延平諸叔人數之問題，可謂交待清楚不過。茲引據族譜及其他文獻，將延平諸叔列述於後：

延平二叔芝虎，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芝虎：字曰蟠，號韜遠。崇禎間，以軍功欽授南日寨守備。奉旨追劉香，至廣大星外洋，舟覆沒；以衣冠招魂，贈參將，蔭襲總旗。續奉旨，准贈鎮國將軍，署都^⑱指揮同知。子孫於原蔭上襲升一級百戶。芝龍二弟。是役，芝鵬同追劉香；如何無封爵，想失落之故也。」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五忠節有云：「鄭芝虎，字曰（按此字當作「曰」）蟠，號韜遠。芝龍次弟。石井人。驍勇絕倫。崇禎間，從芝龍平群盜，如李魁奇、鍾斌、褚綵、陳萬等俱被殲滅，衝鋒斬馘，威風凜凜。中丞熊文燦器重之，以軍功授南日

寨守備。後追海寇劉香老於廣東大星洋，舟覆溺死，香老亦同斃。事聞，贈參將，蔭襲總旗。續贈鎮國將軍，署都指揮同知。子孫於原蔭上襲陞一級百戶。常顯靈於星洋，粵東虎門咸神奉之。」芝虎無子，以延平仲弟渡嗣之。

延平三叔芝麟，石井本宗族譜所不載，唯見於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象庭公（士表）記載下：「子五：芝龍、芝虎、芝麟、（殤）。芝鳳、（官名鴻達。俱徐出。）芝豹。（黃出。）」因芝麟同母弟芝鳳（鴻達）生於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芝麟應長芝鳳一歲至數歲，雖「殤」，然既以「芝」敘，卒年當在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以後。一般所見臺灣外記並無「芝麟」，唯方豪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見臺灣外志甲本（無年代可資稽考）有「芝麟」之名，得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印證，可知並非憑空杜撰。

延平四叔芝鳳即鴻達，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芝鳳：字曰漸，號羽公，又字聖儀；芝龍四弟。崇禎庚午科（三年，一六三〇）武舉人，改名鴻達。先為津撫鄭宗周部將，轉隸都督孫應龍麾下。登萊之役應龍敗績，逮繫天津；事白，復與同撫張廷拱共事。未幾，以兄飛黃（芝龍）平（紅）夷功，移蔭錦衣衛千戶。後中庚戌（當作「庚辰」），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進士。故事：勳衛射策甲（科）加二級，進都指揮使、授副總兵。宏（弘）光撤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擊高傑、張天祿功，封靖西伯。隆武初，從國姓公入海，封靖西侯；永曆進封太師定國公。妣史氏、楊氏，俱封一品夫人。生男二。庚辰科會試中式六十七名、殿試中式三十七名。奉旨照例加陞三級，授錦衣衛指揮同知。」鄭氏家譜云：「十一世羽公（象庭公四子

）：諱芝鳳，字曰漸，號羽公。（庚午舉人，官名鴻達，襲錦衣衛副千戶，中庚辰科進士六十七名，殿試三甲三十七名，奉旨照例加升三級，授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史氏，側楊氏。子一：寧。（楊出。）⑨芝鳳事蹟亦散見諸書，東南紀事卷十二本傳及徐鼎撰小腆紀年卷三十八「鄭成功傳」附傳均甚詳，茲不備錄。卒於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三月十六日，年四十五⑩；可推知生於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按鴻達今從祀於臺南延平王祠東廡。閩海紀要云：「（鴻達）子耀基，隆武亦賜國姓，人稱『小國姓』。」石井本宗族譜謂鴻達「生男二」，而鄭氏家譜云「子一：寧」，另滿文密本檔「耿繼茂等題為鄭鴻達之子及鄭芝豹生母等投誠事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載：康熙二年（永曆十七年，一六六三）十月二十四日，鴻達子耀基（仍稱定國公）率領趕船五隻、鳥船一隻，攜帶芝豹生母黃氏（封夫人）等，自金門駛往投降清人。疑此「耀基」或係「耀基」之訛，而「寧」則亦耀基之名也。

延平五叔芝豹，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芝豹：字曰文，號若唐。崇禎間邑庠生。加例入國子監太學生。以軍功，欽授太子太師、澄濟伯。芝龍五弟。」鄭氏家譜云：「十一世若唐公（象庭公第五子）：諱芝豹，字曰文。（邑庠生，例入國學。）娶李氏，側翁氏、蔡氏、顏氏、李氏。子九：師尚、師旦、（俱李出。）師爽、（蔡出。）師儀、（李出。）師恭、（顏出。）師靖、（翁出。）師彬、（翁出。）師度、（顏出。）師達。（翁出。）」⑪芝龍降清時，芝豹奉母居安平。永曆五年（一六五一）春，中左（廈門）之破，乃因清方以芝龍在京要挾，

芝豹無奈撥船渡載，延平旋師中左後，聞知甚怒，曰：「渡虜來者澄濟叔（芝豹），渡虜去者定國叔（鴻達），棄城與虜者芝莞功叔。家門爲難，與虜何干？」^⑩明年，芝龍於其奏文中稱：「緣臣同胞兄弟見存三人，第四逆弟名鴻達，在上海未順，只第五弟名芝豹，向受臣母教訓，同在家料理家務事。」^⑪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一六五三）五月，清廷以敕諭封延平父子爲同安侯、海澄公，叔鴻達奉化伯時，亦稱「鄭芝豹音信尙通」，封芝豹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官，各食祿俸如例^⑫。芝豹因而進京^⑬。後因延平拒不就撫，芝豹被戍於寧古塔。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芝龍因家人尹大器舉首在獄與延平往來通信，密行事款，鞠勘俱實，十月初三日，並其子世恩、世蔭等照謀叛律族誅，而芝豹因「當鄭成功變叛時即投誠來歸」，並其子俱免死^⑭。據滿文密本檔「耿繼茂等題爲鄭鴻達之子及鄭芝豹生母等投誠事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二年，鴻達子耀吉攜帶芝豹生母黃氏（封夫人）等，自金門駛往投降清人。黃氏供稱：「今隨之來投者，計有三世長孫鄭剛，二媳原封定國公妻石氏，孫耀吉，孫媳石氏，次孫寧英，三媳原封誠志伯妻李氏，孫世尙、世丹、世師、世義，侄芝蘭及其妻李氏，侄孫女一人，侄孫殷琦及其妻金氏，原忠文伯郭芝英及其妻黃氏，子都督僉事郭定覺及其妻葉氏，原中軍副將王盛及其妻莊氏，并有家口、家丁，大小男女共計七百七十五口。」耿繼茂、李率泰等在題本中指出：「僞封夫人黃氏、僞公鄭耀吉等，與前投誠之鄭世襲等，皆爲鄭逆近親，不可與同姓遠族鄭鳴駿、鄭續緒等率兵來投并勦賊有功者相比。雖爲傾心向化，其情可憫，但不便安置于外地。況鄭芝豹今

在京師，而黃氏乃其生母，理合帶至京師，使其一家團聚爲宜。」末云：「謹此僉同密題，伏乞聖上睿鑒，敕部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奏入，奉有批紅：「著各該衙門議奏。」^⑮據此，可知是時芝豹仍在北京，而黃氏供稱中「誠志伯」應爲「澄濟伯」之誤，其妻李氏即芝豹妻，孫世尙、世丹、世師、世義，並芝豹子，即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之師尙、師旦、師爽、師儀。

延平有堂伯叔二人，即伯祖春庭公之二子：芝鰲、芝蘭。芝鰲，他無所考。芝蘭，太學生，據上引其叔母（芝豹生母）黃氏供詞：娶李氏，有女一，子殷琦，娶金氏。芝蘭一家亦於康熙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隨黃氏等降清。

（二）妻 妾

延平之正、側室，石井本宗族譜載云：「妣董氏，雷廉道董容先女。姬莊氏、林氏、溫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許氏。」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則同作：妣董氏，側莊氏、溫氏、史氏、蔡氏，較石井本宗族譜少列林氏、曾氏、蔡氏三姬人。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列出之側室俱育有一子以上，林氏、曾氏、蔡氏三人豈因無出遂略而弗載？抑抄錄時偶脫漏？今已無考。

延平王董妃，即後稱爲「董國太」者，鄭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祖母董，係明進士禮部侍郎董諱颺先公胞姪女，生于癸亥年（天啓三年，一六二三）九月二十四日酉時，卒于辛酉（永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六月十六日巳時，享年五十有九。」董妃生平，黃典權撰「鄭成功夫人與開元寺」^⑯考述周詳，可參閱^⑰。延平有子十人，董妃

出者爲嗣延平王經及輔政公聰、裕三人，側室莊氏出者爲右武驤將軍智，溫氏出者爲寬、柔二人，史氏出者爲溫，蔡氏出者爲發，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於左武驤將軍明及睿未註明生母爲誰何，按二人可能與智同爲莊氏出，然則智下括註：「莊出」當作「俱莊出」。曾氏、蔡氏二姬雖未見於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而臺南市大南門外土名蛇仔穴有其合葬之「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曾於民國十九年重修，六十四年復加整修，今猶保存完好。

(三) 弟 妹

臺灣外記「鄭氏應識五代記」謂芝龍「先娶日本翁氏女，生成功；繼娶顏氏，生四子：恩、蔭、渡、襲」，臺灣通史卷二建國紀「延平郡王世系表」在芝龍下註云：「字飛黃，娶日本平戶河內浦士人女田川氏改姓翁氏，生成功及七左衛門。翁氏歸國，七左衛門仍居日本。繼娶某氏，生四子。」而其下所列芝龍諸子共六人，除延平外，依次爲世忠、世恩、世蔭、世襲、世默，世默下並註云：「後入北京省父，被殺。按七左衛門居日本，似在此五人之外。或則世襲。俟再考。」茲將延平諸弟列述如下：

延平二弟渡，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僅云：「西亭 鄭焱：諱渡；飛黃公次子。」鄭氏家譜除於芝龍條下云：「子五：森、（註略。）渡、（陳出。承繼二房。官名焱。）……」外，另有：「十二世重勤公（飛遠公嗣子）：諱渡，官名焱，（音焰。）字明□。」^⑩可合參。而「廂黃旗正欽尼哈番鄭芝龍奏副」、「精奇尼哈番鄭芝龍揭帖（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及「廂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

龍揭帖（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並謂次男名世忠，是渡入京省父後又名世忠。筆者十九年前所撰「鄭成功的弟妹」舊稿，述世忠（渡）事差詳，錄之如下：「成功的二弟世忠，大約比成功小四至八歲的樣子，與成功相處極好，芝龍曾認爲由世忠向成功『諭以君（清）恩，責以父命』，可以使成功接受清人和議的條件。隆武二年（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芝龍將前往福州親見清帥貝勒博洛投降前，找成功同行，成功堅拒，芝龍乃隻身前去（按：臺灣外記謂喚渡同行），結果被博洛挾持到北京。清人疑忌芝龍，僅授以精奇尼哈番之職，且撥兵監視。」「翌年（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世忠及世恩（按：當作「世蔭」）入京省視芝龍，並留住京中，清人始將看守芝龍的兵丁撤去。後並任世忠爲內侍衛，隨班侍從。」「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清人曾因芝龍之請，遣世忠、世蔭同內院學士葉士（按：上字衍）成格、理事官阿山赴閩，與成功議和，成功不就。」^⑪「世忠來見成功時，曾『跪下涕泣淚漣，稱：父在京許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而成功未爲所動，告訴他們：『爾凡子未知世事，從古易代，待降人者多無結局；惟漢光武，不數見。父既誤於前，我豈蹈其後？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我若苟且受詔削髮，則父子俱難料也。爾勿多言，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箇中事未易、未易。』每天戲酒以寬其心，不使再提及議和之事。」「其後，和議無成，世忠、世蔭偕清使北還。成功曾致書世忠云：『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勸諫，繼以痛哭（按：上字原誤作「知」），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堅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動其心，即斧刃加吾頸，亦

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虎豹生於深山，百物懼焉，一入檻阱之中，搖尾而乞憐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鳳凰翱翔於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間，任其縱橫而所之者，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聞華夷久矣，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爲念。噫，漢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間，各行其志，各盡其職焉。兄敢不勉？弟其勉之！因便賦別，不盡願言。」凜凜大義與繾綣私情相交織，讀之令人唏噓不已。」（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世忠隨芝龍等被流徙到寧古塔，旋清人恐有疏虞，『加鐵鍊三條，手足扭鐐，嚴飭章京兵丁謹加看守』。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清人照謀叛律族誅芝龍一家，但清實錄中未見世忠之名，若非偶被漏掉，則世忠或先已病故。」^⑩

延平三弟恩，一作世恩，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亦僅云：「四亭 鄭珪：諱恩；飛黃公三子。」鄭氏家譜除於芝龍條下云：「子五……：恩、（顏出。官名珪。……：」外，另有：「十二世恩慶公（飛黃公第三子）：諱恩，官名珪，（音堯。）字明□。妣黃氏，側室□氏。子：綱。」^⑪拙稿「鄭成功的弟妹」記云：「成功的三弟世恩，小成功十三歲。芝龍降清後，留於福建家中讀書。順治九年（一六五二），芝龍奏准擢取其妻顏氏、妾（按：上字原誤植爲「姜」）黃氏，及二子世襲、世默等入京，至順治十一年成行，然世襲似換成世恩，故爾後世恩在京，世襲則就成功以居。順治十四年，世恩被流徙到寧古塔，到十八年被誅殺。」^⑫據「噶達洪題爲補發勘合護送鄭芝龍家眷來京事本（

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世恩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

延平四弟蔭，一作世蔭，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亭 鄭鑫：諱蔭，飛黃公四子。以上三人（按：指渡、恩、蔭），官職失詳。」鄭氏家譜除於芝龍條下云：「子五……：蔭、（李出。官名鑫。）……：」外，另有「十二世蔭公（飛黃公第四子）：諱蔭，官名鑫，（音忻。）字明□。」^⑬拙稿「鄭成功的弟妹」記云：「成功的四弟世蔭，小成功十三至十六歲。於順治四年，同世忠入京省視芝龍。順治八年，曾同世忠隨清使葉、阿入閩，與成功議和。其後亦隨芝龍流徙寧古塔，並同被誅殺。」^⑭

延平五弟襲，一作世襲，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亭 鄭森：諱襲；飛黃公五子。號葵庵。康熙年間投誠，欽命榮祿大夫頭等兼管內閣大臣。」鄭氏家譜除於芝龍條下云：「子五……：襲。（黃出。官名森。）」外，另有：「十二世葵庵公（飛黃公第五子）：諱襲，官名森，（音耿。）字明謙，號葵庵。妣陳氏。子：綬、緯、紱、（出繼四房。）綬、續武、續維。」^⑮康熙南安縣志卷十二科目志有云：「鄭世襲，芝龍子。康熙二年由海上投誠。隨進京，授精奇尼哈番，加一級，仍賜母子完聚。」^⑯前引滿文密本檔「耿繼茂等題爲鄭鴻逵之子及鄭芝豹生母等投誠事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耿繼茂等曾指出芝豹母黃氏、鴻逵子耀吉等，「與前投誠之鄭世襲等，皆爲鄭逆近親，不可與同姓遠族……：相比」^⑰故知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五忠節「鄭經」所云：「當克塽乞降，明宗十八家皆附，惟寧靖王朱術桂不從，舉家三十口自焚死。鄭襲率數百人

逃於東坡社，據島耕收云。襲，成功庶弟。（採明史及王受福採訪稿。）^①應係誤載，而其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降清事則不容置疑也。拙稿「鄭成功的弟妹」記云：「成功的五弟世襲，小成功十六歲，比成功的長子鄭經長兩歲。順治九年，芝龍曾奏准將世襲也搬取入京，惟成行時似代以世恩，而世襲不果行。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世襲隨成功東征光復臺灣。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成功因故傳令殺鄭經，留守金廈諸將抗命，成功旋病薨於臺灣，在臺將領乃奉世襲護理成功的招討大將軍印。少數人遂謀以世襲襲成功的爵位。鄭經與師東來，殺主謀諸人，與世襲相抱而哭道：『幾為奸人離間！』待之如初，其他附從之人亦皆不問罪，人心大悅。永曆十七年（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世襲與鄭經同回廈門。同年冬，清人攻破金廈，因無船可渡，世襲遂降清。清人初授以左都督，三年後改授精奇尼哈番。康熙六年（一六六七），世襲奏請清人將所沒收的芝龍田產發還給他，戶部議覆以該項田產已經入官估價變賣，不便照准，而得旨仍准發還。據石井本宗族譜，其官階為『欽命榮祿大夫、頭等兼管內閣大臣』。餘不詳。」^②

延平六弟世默，既不見於石井本宗族譜、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亦未載於臺灣外記「鄭氏應識五代記」，唯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曾大父丈夫子六」，指出芝龍實有六子，而前引「廂黃旗正欽尼哈番鄭芝龍奏副」及「精奇尼哈番鄭芝龍揭帖（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分別有「……第六男名世默，年八歲；俱在家讀書」云云^③，唯臺灣通史卷二建國紀「延平郡王世系表」載之，足見精審。而東南紀事卷十二「鄭成功〔下〕」，世默名作「脉」。拙稿

「鄭成功的弟妹」記云：「成功的六弟世默，小成功二十一歲。順治十一年入京，十四年被流徙到寧古塔。十八年芝龍等族誅時，當亦在其中，惟清實錄亦無世默之名。」^④

延平同父異母弟上述五人外，日本方面傳另有同母弟七左衛門者，拙稿「鄭成功的弟妹」記云：「以上這五個弟弟，都是成功的異母弟。依日本人的說法，成功還有一個同胞的弟弟，即所謂『田川七左衛門』者。據說比成功小四歲，冒母姓『田川』，其子道順仍改姓鄭。又傳隆武二年，成功生母翁太妃（田川氏）殉難時，七左衛門及道順曾請求來華滅清復仇。又說成功及鄭經曾長期資助七左衛門云云。民國五十六年，前來臺灣參加鄭成功復臺紀念祭典的日人鄭審一、鄭喜一父子，即曾被認為是這位成功的「胞弟」七左衛門的第九代及第十代裔孫。然而，熟悉鄭氏史料的人，多對成功的這位「胞弟」表示懷疑，因為其中確有值得商榷之處。為審慎起見，我們也暫予保留，以俟後日之證實。」^⑤民國五十六年，筆者曾撰有「鄭成功『胞弟』七左衛門的若干疑問」，載臺灣風物第十八卷第四期（五十七年八月出版）^⑥。婁子匡著臺灣人物傳說「謎樣人物七左衛門」有云：「研究鄭氏世系有年的學人鄭喜夫氏曾提出幾個疑問，當然，這是從學術的觀點，對於日本〔七〕左衛門氏和南安石井鄭氏的世系的是否連貫，提出疑慮來了。」繼即摘要引述拙稿論點，而後引述日人鄭審一之家傳故事，篇末云：「（鄭審一）這些口碑比較和中國文獻接近，又是出之於現任日本法政大學教職的學人鄭審一氏之口，我們在中國學人對於〔七〕左衛門氏存疑之時，不但也要勿必輕視他的話語（？），同時殷切期望於鄭氏父子再從第一流文獻資料，他們的家傳宗

譜或其他有關記載或傳言，進一步再作說明。把〔七〕左衛門氏的謎樣世系，廓清了疑問，證實鄭氏確確實實在日本有著那末一支宗派，因為中國人是一向重視源遠流長的世系，必將會更加親切於中日的血統關係呢！^⑭一併錄供參閱。

除以上所述者外，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六載：「（康熙元年（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五月）二十九日（辛丑），平南王尚可喜疏報總兵官許龍擒獲海寇鄭成功之弟鄭成賜於廈門。得旨嘉獎，下部議敘。」^⑮考石井本宗族譜、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延平諸弟及堂兄弟行，無以「成」字為敘者（延平之名成功，乃隆武欽賜）；且康熙元年夏間，廈門尚為明鄭所有，許龍擒獲延平弟成賜一節，如非被擒者誣稱，似係擒者所命，以邀厚賞者，而果「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唯未知其後被揭穿否？

次述延平女弟。延平女弟究有幾人？三種族譜俱無考。唯根據其他文獻，至少當有一人。其一適黃正陞，另一適黃杰胤。

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五忠節有黃正陞傳云：

「黃正陞，字淑彥，號宜瞻。按察使澄曾孫，侍郎養蒙之孫。崇禎末年，李自成倡亂，宏（弘）光登極，與岳父鄭芝龍議恢復。仕至五軍左都督，封同安侯，加宮保，賜蟒玉。保障南閩，駐札金山，統舟師入援南都，所從多族房弟姪，誓死效忠，後與五僕均被執殉節。沒之時日莫稽，僅招魂葬其衣冠。精靈時著梓里。子瑞光，清朝恩敘守備、山西太原左衛管千總事。今其嫡派居晉江。」^⑯

據此，芝龍愧對其壻黃正陞多矣！延平女弟之適正陞者，其名無考，年齡略小於延平，可能為渡（世忠）之女兄，縱為渡女弟亦必為世恩女兄，若然，則渡應僅小延平一、二歲耳。

延平另一女弟喚婉舍，係襲之胞姊，同為芝龍側室黃氏後坑娘者所出。順治十一年已適黃杰胤，年齡約與世恩相若。是年，芝龍繼妻顏氏及後坑娘進京，杰胤特差家人楊應選護送岳母，並有書問候芝龍。抵京後，芝龍管家張甸打發應選回家，交應選書四封，內芝龍、後坑娘、世恩、世蔭各一書，俱是寄杰胤者，另後坑娘寄襲書一封，又芝龍寄杰胤妻婉舍各色綉紗十六疋。而於返家途中，為清副將滿進忠緝獲，解送福建巡撫修國器訊供奏聞^⑰。

此外，臺南縣新營市姑爺里，口碑相傳里名得自延平另一女弟及楊姓姑爺。筆者於二十餘年前撰有「明鄭楊姑爺之傳說」一稿^⑱介述，文長，今錄另一拙稿「鄭成功的弟妹」所記如下：「這位姑爺是楊瑞璉，跟成功兄妹是南安縣的小同鄉。當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成功率領大軍進平臺灣時，姑爺夫婦隨同東來。據說成功這位適楊的妹妹，是被強盜殺害的。當地有關於她和楊姑爺的種種傳說，筆者曾於四年前加以介紹，本篇不再贅述。這些傳說，煞有其事，而且當地有自稱是楊姑爺後裔的人，似乎有相當程度的可靠性，當然仍有待進一步的證實。」^⑲

又，恆春縣志卷二十二雜志載：「鄭延平女弟墓，在楓港海岸山上。天朗氣清之日，泛槎海上，望而見之；及登山尋訪，則渺矣無蹤。其山之仙耶？其鄭之仙耶？」^⑳此處「女弟」應即「女弟」，此段富神秘色彩之記載，疑脫胎自劉家謀海音詩一首七絕：「魁斗山頭弔五妃，鄭娘芳塚是耶非？年年瑯嶠清明節，無數東來白雁飛。」及詩下自註：「五妃墓在仁和里魁斗山。鄭女墓俗呼小姐墓，鄭成功葬女處，在鳳邑瑯嶠山脚。每歲遇逢清明節，烏山內飛出白雁數百群

，直到墓前悲鳴不已；夜宿於蘭坡嶺，其明日仍向烏山飛去。一年一度，俗謂鄭女魂所化；其然歟？」^⑩關此，拙稿「鄭成功的弟妹」有曰：「地同在瑯嶠，人同為鄭成功之女性親屬，事同帶神秘性，大致前者或為後者之訛傳。然瑯嶠在明鄭時代係流放罪人的荒遠處所，不論其為成功之愛女或女弟，成功必不致於葬之於瑯嶠；殆亦附會無稽之談也。」^⑪

民國六十年十月十四日，嘉義縣義竹鄉岸脚村角帶圍十五鄰農田小砂丘中，農民翁添財於收刈牧草時發現一古墓，碑石鐫刻：「皇清待贈信武將軍黃公、勤淑恭人鄭氏墓」。據稱該田為翁氏祖遺，由族人輪流耕種，田中小砂丘原約有一分地，可見該墓之規模，其後逐漸被開墾為耕地，墓碑可能因八掌溪氾濫而遭埋沒。消息傳出，有謂：「該古墓是鄭成功的妹夫被清帝封為將軍，死於諸羅縣（即今嘉義縣），後與其妻合葬於八掌溪畔的義竹圍（今之義竹），所以該古墓被發現後，即被認為是鄭成功妹夫及其妹的墓。」該墓發現後，嘉義縣文獻委員會至為重視，立即派員前往勘察，並搜集有關資料，「據初步考證，這個墳墓有三百年的歷史，是清初的樣式，信武將軍是否鄭成功的妹夫，勤淑恭人是否鄭成功之妹，有待進一步考證，才能確定。」^⑫六十七年五月，嘉義文獻第九期有「暑假中學教師集研訪撰」之「略記義竹古蹟」一文，逕稱該墓為「民族英雄鄭成功之妹婿古墓」，於「沿革」項下云：「依據歷代傳說，該古墓為鄭成功之妹婿『信武將軍』黃公之墓。」^⑬則其「依據」依然為當年之「傳說」而已，實則此項「傳說」不過該墓發現時之想像與推測之詞耳。拙稿「鄭成功的弟妹」嘗云：「我們認為上項傳說應該多半是靠不住的。因為在永曆三十七年（康

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鄭成功之孫鄭克塽降清之後，清人隨將鄭氏一族並其文武職官及眷口全部送回內地安插，以防發生意外。如果這時而有鄭成功之妹及妹夫在臺，自必在遣返之列，既經遣送，則斷無再渡臺終老、卒葬臺灣之必要與可能。在臺灣民間，每將稍微古遠一點的事物都附會到鄭成功身上，多屬無稽之談。然而，愈是這樣，就愈顯出這位不世出的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與彪炳功業，是如何地深植於後人心中。」^⑭

（四）子 女

延平有子十人，除長子嗣王經見於石井本宗族、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之記載已見前引，且有關文獻記載汗牛充棟，不勝縷述，茲但列述其餘諸子如下：

次子聰，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聰：字哲順，號怡堂。康熙二十二年，授三品之職。大木公二子。」鄭氏家譜云：「十三世怡堂公（大木公次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為三品官）：諱聰，字哲順，號怡堂。（葬北京東直門外常店，坐丁向癸。）妣朱氏，側室蔡氏。子一：克坦。（蔡出。）」^⑮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長即吾父，……次聰，娶故明魯王二郡主朱氏；」又云：「自聰出者，子一克坦^⑯，娶李氏；女三：長適陳，次適柯，次適洪。」皆可互參。按聰於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二月渡臺。永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正月嗣延平王經薨，聰與諸弟為馮錫範（一作范）所愚，弑監國克塽，擁克塽嗣襲。克塽以董國太命封為輔政公。三十七年（一六八三），隨克塽降清。康熙三十八年（

一六九九）未列名「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勒石者，知已前歿^⑧。

三子明，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四亭 鄭明：諱明，字哲熙，號熙之。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職。大木公三子。」鄭氏家譜云：「十三世熙之公（大木公第三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為四品官）：諱明，字哲熙，號熙之。（合葬西便門外羊房店西十方院。）娶林氏。嗣子：克庄。（益之公之次子，早卒。）嗣孫：琦。（履平公之第四子。）」^⑨「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明，娶林氏；」又云「明無出，以裕之子克俊為嗣，未娶。」皆可互參。按明於永曆十八年二月渡臺。永曆三十五年，克俊嗣襲延平王，有為鄭氏藩府謀者，教諸公子捐資募兵。明與弟智率先行，劉國軒啓克俊准之，遂以明為左武驤將軍。但一旅未成，騷擾難堪，國軒復啓克俊止之。三十七年降清。康熙三十八年已歿^⑩。明之嗣子為裕子，鄭氏家譜作「克庄」，而「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作「克俊」，實為一人。克庄（克俊）未娶，復以聰子克坦之四子琦為嗣，是即明之嗣孫。

四子睿，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睿：字哲聖，號聖之；大木公四子。官職失詳。」鄭氏家譜云：「十三世聖之公（大木公第四子）：諱睿，（早卒。）字哲聖，號聖之。嗣子：秉訓。（係念齋公第五子。）」^⑪「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睿早夭。」今臺南市南區鹽埕土名墓庵有「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而臺灣外記卷十載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羊山遇風，「功（延平）失四子睿、七子裕、八子溫暨兵士數千人」，按裕、

溫失於羊山之說不確，如睿確於羊山遇風遭難，則二公子墓中所葬者為靈主或衣冠耳；否則，記載失實也^⑫。

五子智，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智：字哲錫，號錫之；大木公五子。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職。」鄭氏家譜云：「十三世錫之公（大木公第五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為四品官）：諱智，字哲錫，號錫之。（順治庚子年十月二十一日生，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忌。葬玉泉山普安店，乾山巽向。）娶洪氏，側室蔡氏。子一：克璋。（蔡出。）洪氏同姑莊氏附葬于廈門雲頂東山。」^⑬「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智，娶洪氏；」又云：「自智出者，子一克璋」^⑭，聘^⑮洪氏。「永曆十八年二月渡臺，甫五齡。三十五年，捐資募兵，授右武驤將軍。尋止之。三十七年降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卒，享年三十有六。」

六子寬，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寬：字哲碩，號碩之；大木公六子。官職失詳。」鄭氏家譜云：「十三世碩之公（大木公第六子）：諱寬，字哲碩，號碩之。娶林氏。（葬永定門外大沙子口三聖庵。）子一：克培。」^⑯「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寬，娶林氏；」又云：「自寬出者，子一克培，娶朱氏。」永曆十四年（一六六〇）十、十一月間生^⑰，十八年二月渡臺，亦甫五齡。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克俊降清後，施琅題疏云：「所有鄭成功之子偽輔政公鄭聰等六人……俱撥船配載官兵陸續護送移入內地，並移咨侍郎蘇拜及督、撫，聽其安插。」（見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施琅」。）其時隨同克俊降清之延平諸子為聰、明、智、裕、

溫、柔，適爲六人。寬不在其內，知其時已前歿。

七子裕，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裕：字哲益，號益之；大木公七子。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職。」鄭氏家譜云：「十三世益之公（大木公第七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爲四品官）：諱裕，字哲益，號益之。（康熙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乾隆丁巳年四月二十二日忌。）（按：〔此爲鄭成功族譜三種編者所加按語〕「康熙庚子」疑有誤。因康熙庚子年係一七二〇年，而據鄭克塽「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鄭裕曾參預康熙三十八年即一六九九年爲鄭成功靈柩遷葬之事，可知鄭裕不可能生于一七二〇年。又據本譜，鄭成功第八子鄭溫生于一六六〇年，疑「康熙庚子」四字係「順治庚子」之誤。乾隆丁巳係一七三七年。）娶王氏，繼潘氏。（合葬于羊房店西十方院。）子：克庄。（出繼三房。）」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裕，娶王氏；」又云：「自裕出者，子二：長克崇，未聘；次克俊，出繼與明爲嗣。女一，未配。」永曆十八年二月渡臺，亦甫五齡。三十七年降清。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卒，享年七十有八。

八子溫，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溫：字哲念，號念齋；大木公八子。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職。」鄭氏家譜云：「十三世念齋公（大木公第八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爲四品官）：諱溫，字哲念，號念齋。（康熙壬寅年六月初一日生，甲申年九月十六日忌。合葬于羊房店西十方院。）娶劉氏，側室蔡氏、史氏。子四：秉謨、（劉出。）克圭、（蔡出。出繼十房。天

。秉誠、（蔡出。出繼十房。）秉訓。（史出。出繼四房。）」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溫，娶劉氏；」又云：「自溫出者，子三：長秉謨；次克圭，出繼與發爲嗣；次克傑：俱未聘。女一，未配。」可互參。溫以康熙壬寅年六月初一日生於臺灣，是年五月初八日延平薨逝東都，則溫以次三人皆延平遺腹子可知。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僕某行刺溫，倖免一死，其僕鞠得磔之。三十七年降清。康熙三十八年，參與延平靈柩遷葬之事。

九子柔，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柔：字哲能，號能之；大木公九子。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職。」鄭氏家譜云：「十三世能之公（大木公第九子。于康熙二十二年歸誠，奉旨授爲四品官）：諱柔，字哲能，號能之。娶洪氏。子一：克璽。」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柔，娶洪氏；」又云：「自柔出者，子一克璽，未聘；女二：長適洪，次適許。」可互參。柔當以永曆十六年或十七年（一六六三）生於臺灣，爲延平遺腹子。永曆三十七年六月，澎湖敗後，是月二十七日夜，柔遭其家人焚劫，後捕獲，盡殺之。是年降清。康熙三十八年，參與延平靈柩遷葬之事。

十子發，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發：字哲奮，號奮之；大木公十子。官職失詳。」鄭氏家譜云：「十三世治之公（大木公第十子）：諱發。（早卒。）嗣子：秉誠。（係念齋公第三子。）」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王父子十……次發。」又云：「發亦早夭，以溫之子克圭爲嗣。」可互參。發亦當以永曆十六年或十七年生於臺灣，爲延平遺腹子。明朝未終，發即夭逝

東寧，未婚。今臺南市南區鹽埕土名墓庵「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之公子省之，即發^⑤。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國時報社楊社長乃藩致函筆者云：「頃接敝同鄉奚永智君自大陸來函，稱其姊弟二人為鄭成功後裔，並附報載資料一則，希望有機會來臺掃墓云云。弟與奚君並不相識，對鄭氏源流更無所悉。現自林衡道教授處獲知先生對鄭氏族裔研究有素，爰將其所寄資料複印寄奉，尚煩惠予查證見示，曷勝感荷！……」所寄大陸報載資料，報別及日期、版次俱不詳，標題曰「上海發現鄭成功後代」，文末所署作者姓名為「葉永華」主要內容如下：

「明朝曾經率領大軍收復臺灣，為臺灣回歸祖國作出重要貢獻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其後代奚永智、奚久智姐妹倆最近在上海發現。」

「奚永智、奚久智目前均已六十多歲，退休在家。她倆是上海市金山縣人。筆者最近訪問了她們。她倆說，當年鄭成功的兩個兒子從臺灣逃到大陸，由鄭成功隨身十八個指揮中的幾個分別保護出走的。她倆的祖先逃到上海浦東趙家樓附近，被奚家招親，安家在趙家樓。不久，又被清朝政府起疑追查，只得再逃到金山嘴附近。一個隨身的李指揮就在金山嘴安家。另一個侯指揮始終伴隨主人，後在金山衛大石鄉西北的農村裏隱居著。老家原先建有祠堂，有家譜、有牌位。後來祖先考上了秀才後，鄉里出現了流言蜚語，祖先怕招來大禍，只得把祠堂家譜燒了，僅保留了鄭姓牌位，默默地生活。清朝後期，曾由聲稱福建的鄭成功後代帶來了家譜，來尋找失散的同族。由於她倆的祖先得悉失散的同族已投降于清朝，怕有意外，不敢相認。從此，祖先的情況，世代口傳于

子孫，要後代知道自己是鄭成功的後裔，更要敬愛鄭成功。

「奚永智姐妹倆還告訴筆者，鄭成功的兩件遺物：一把匕首（亮上鑲有金錢圖案，柄上吊有四隻小的金獅子）和一隻玉如意。其中一把匕首和四千枚銀元被她倆的母親埋在地下。一九八二年，她倆請有關部門幫助，只挖出了一千六百枚銀元。當時在場的有上海盧灣區教育局副局長，金山縣張埕鎮副鎮長和張埕鎮銀行副行長。這些銀元至今仍保存在張埕鎮銀行中。另一隻玉如意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不見了。」

「（以下一段略）」

筆者接信後隨即復函楊社長，關於延平族裔事答復云：

「（一）依據石井本宗族譜（即鄭延平家譜）與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延平孫鄭克塽撰），延平生子十，除長子經於永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薨葬於臺，四子睿、十子發均早夭，餘皆於永曆三十七年（一六八三）隨鄭克塽降清授職。（按：延平六子寬亦前卒於臺，未隨克塽降清；此處所言應予修正。）『當年鄭成功的兩個兒子從臺灣逃到大陸』之說，於文獻無可徵考。倘族譜、墓誌銘並無漏載，則奚君所言當有誤傳，一種可能為成功族親誤為成功兒子；反言之，奚君所言如係事實，則族譜、墓誌銘當有漏載（族譜、墓誌銘因故漏載非無可能）。唯考當年情形，鄭氏復臺後，其遷臺之諸子並無必要冒險返回大陸躲躲藏藏，大可在臺安居也，如因故無法在臺立足，則當採取向清人「投誠」之方式回大陸，清人亦不致『起疑追查』；如延至永曆三十七年鄭克塽決定降清時，不欲隨之投降，則為事實所不可能，因鄭氏大將劉國軒恐以此賈禍已加看管，使之無法脫逃。是以奚君所言，尚待進一步查證。」

「(二)奚君等希望有機會來臺掃墓云云，實則原葬臺灣之延平夫婦及子經夫婦均於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遷回附葬故鄉福建南安縣康店鄉樂齋公塋內；鄭克塽所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詳記其事。目前在臺灣所得而見之明鄭藩府之墓有二：一為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即延平四子睿、十子發之墓；一為曾、蔡二姬墓，二氏為延平姬妾。二公子墓與二姬墓今皆尚存，位於臺南市南區桶盤淺段墓園，(按二墓今貌皆係民國六十四年整修。)並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至延平父子原葬天興縣(州)武定里洲仔尾，即今臺南縣永康鄉鹽洲村洲仔尾部落，遺址年久荒廢，杳無可尋。民國六十九年臺南縣政府於當地白馬墓址立『鄭成功墓址紀念碑』，或謂白馬墓為監國世孫鄭克塽(經長子，克塽兄)夫婦墓，非延平墓址也。而大陸南安之鄭延平墓，據說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亦與延平子嗣有關，因錄於此，以供參考焉。

延平之掌珠，據「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載云：「女四：長適柯諱良，次適甘諱孟煜，次適洪諱允中，次適故明魯王世子朱諱弘桓。」四位儀賓中，柯良即一般文獻所見之柯鼎開，晉江人。祖宸樞任中衝鎮，與叔祖宸梅於永曆三年(一六四九)，守漳浦盤陀嶺，清兵來犯，兄弟力戰陣亡。父平，曾入育胄館，歷任監紀、瓜州同知、天興知縣、刑官。鼎開秀美能文，尤工詩賦，曾任天興知州，愛惜士類，民亦戴之。永曆三十五年冬，克塽調鼎開為贊畫中書舍人，諭曰：「爾性質朗潤，氣度溫藹。由其式穀能似，謝家固自有其鳳毛；以故公姻夙連，柴氏亦分榮夫蟠李。泣方州而歌其襦袴，瞻氣宇足資乎棟樑。茲陞爾某官，爾其朝夕照美，糾繆

繩愆，以無怠左右輔直，暨茨丹雘；而必休戚攸關，崇本末艾。」^⑤三十七年，克塽降清，鼎開亦移內地安插。二儀賓甘孟煜，海澄人。善屬文，性明敏。父輝，崇明伯，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南京之戰，力竭被俘，不屈就義。延平祀之忠臣廟，親臨哭之，以次女妻孟煜。三十六年(一六八二)，克塽任孟煜為天興知州。民有欠糧數限未能完，皆貸其責，民奮然曰：「後期當如數全完。」至而果然。孟煜察其色悽愴，詢知鬻女完糧，出俸金贖還。其仁恕類如此^⑥。今從祀於臺南延平王祠東廡。三儀賓洪允中，或係忠振伯洪旭子侄，待考。四儀賓朱弘桓為監國魯王世子。魯王居金門，永曆十六年薨逝，國破未襲爵，諸臣尊禮宗室，世子亦稱魯王。十七年，兩島破。十八年二月，世子偕諸宗室渡臺，娶延平四女，嗣王經給贍撥屋。後生活至困，墾種鄉間。三十七年，克塽降清，世子並諸宗室內渡安插^⑦。

六、其他井江鄭氏人物雜考

(一)「十八芝」

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有云：「臺灣外紀記芝字輩有十八人之多，稱『十八芝』，但欲考其昭穆雁行，則如墜煙霧。」信然。

方豪撰「臺灣外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有云：

「『外記』小字本、木活字本、大字本(按：以上皆為求無不獲齋刊本)卷一葉十七上、『國學』本(按：指上海均益圖書公司印國學叢書本)上卷頁十八、『進步』本(按：指上海進步書局石印筆記小說大觀本，三十卷)卷一葉九

上、『海東』本（按：指臺南海東山房刊本，十卷，上、中、下三冊，黃典權點校）上冊頁十三都記鄭芝龍為十八人取名，自名芝龍，又名其弟為芝虎、芝豹、芝莞、芝燕；以下云：『其餘一十二名』（進步本作一十三名），但事實上只列十名，所以不足十八人之數；今幸有『外志』甲（按：指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臺灣外志抄本，四部十卷，有綠格，每半葉六行，行二十字者）卷一（照片第四三張）、『外志』乙（按：指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另一臺灣外志抄本，五十卷一百回，稿紙無格子者）第五回（照片第四七張）『十八芝』之名方得其全。茲列表如下：

各本外記	1 芝龍	2 芝虎	3 芝豹	4 芝莞	5 芝燕	6 芝鳳	7 芝鵬	8 芝麟	9 芝多	10 芝鰲	11 芝鰲	12 芝鰲	13 芝鰲	14 芝鰲	15 芝鰲	16 芝鰲	17 芝鰲	18 芝鰲	19 芝鰲	20 芝鰲
外志甲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乙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丙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丁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戊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己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庚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辛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壬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外志癸本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觀上表，各本『外記』只開出『十五芝』；『外志』甲雖開出『十八芝』，但『十八芝』均為動物名，而『外志』甲第十六人『芝瑞』乃植物名；『外志』乙只十六人。可見各『外記』和『外志』兩種中的『十八芝』都不全，但在合校之後，即可獲得一完全的『十八芝』表，且很簡單，即在各本『外記』的十五芝以外，再加『外志』甲的芝鵬、芝麟、芝鰲三芝即成十八芝。以『外志』甲本而言，如去芝瑞

而加上『外記』和『外志』乙所有的芝鰲，亦成十八芝。以『外志』乙本而言，芝鵬、芝莞不作爲一人異名，亦有十八數。」^⑧

方氏合校各本臺灣外記與臺灣外志兩抄本所得「十八芝」，實已盡其校勘之能事，無懈可擊。故雖僅以臺灣外記與臺灣外志各異本互勘，並未參用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等資料，其所得結果仍相當可取。析述如下：

一、關於「十八芝」之數：（一）臺灣外記載：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十二月十一日，一官（芝龍）曰：「我今爲首，取名芝龍，季弟麟二爲芝虎、四弟爲芝豹、從弟莞爲芝鵠（後改名爲芝莞）、族弟香爲芝鵬，餘者芝燕……等，各寫就放盒內，告天拈著者，即名之，以應十八日之數。」^⑨因彼擇定於月之十八日「承接統領諸軍」，故以同胞手足、從弟、族弟等十八人悉以「芝」敍，謂之「十八芝」，以應十八日之數。可謂言之成理，應屬可信。（二）考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與芝龍同屬十一世者有：芝鸞、希瑜、亮績、芝龍、芝虎、芝鳳、芝豹、芝鵬、芝莞、芝越、鳴郢、瑛、拔煌、拔選、芝鵠、志雲、芝麟、敬溪、衷受十九人，如加上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所載之芝龍胞弟芝麟、從兄弟芝鰲、芝蘭，合共二十二人。「十八芝」是否盡在此二十二人之中？實難以斷言。按在此二十二人中，以「芝」敍者，計有芝鸞、芝龍、芝虎、芝鳳、芝豹、芝鵬、芝莞、芝越、芝鵠、芝麟、芝鰲、芝蘭十三人。（三）方氏所列得自各本臺灣外記及臺灣外志兩抄本諸「芝」，如暫不考慮一人異名，共有芝龍、芝虎、芝豹、芝莞、芝燕、芝鳳、芝彪、芝麟、芝多、芝鰲、芝鵠、芝熊、芝蛟、芝蟒、芝鸞、芝鵬、芝

瑞、芝麟、芝鵬、芝鶴二十個，倘加上僅見於(一)之芝越、芝鰲、芝蘭，合共二十三「芝」。此二十三「芝」中果有屬於一人異名者否？如有，其數幾何？其餘有無錯誤，如何訂正？亦非易事。

二、關於芝鵬改名芝莞及芝鶴改名芝燕事：方氏於芝莞之下括註：「原名芝鵬」，而於芝鵬之下括註：「後改芝莞」，即謂芝鵬改名芝莞；又於芝燕之下括註：「原名芝鶴」，而於芝鶴之下括註：「後改芝燕」，即謂芝鶴改名芝燕。上引臺灣外記所載天啓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官之言，在吳德鐸根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抄本標校之三十卷本臺灣外志作：「我今爲首，取名芝龍，吾弟芝虎、芝豹、芝鵬、芝鶴。」（鵬、鶴，後改芝莞、芝燕。）其餘一十三名……以應十八日之數。」^④經查括註內爲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抄本原有，而芝鵬改名芝莞及芝鶴改名芝燕，究非無據；文獻中誤以芝莞與芝鵬爲一人者尤屢見。然考之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芝鵬與芝莞實二人：「西亭 鄭芝鵬：諱鳴都，字曰都，號舜臣；一號里萬，一號礪園。欽授太師昭明侯。芝虎兄。」「西亭 鄭芝莞：諱鳴郊，字曰郊，號漢九。以軍功，欽命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檢書管理衛事、賜坐蟒玉帶（□）軍都督府左都督。」下文另分別列述芝鵬及其子、芝莞及其子，茲不贅；唯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芝鵬條下所云「芝虎兄」應係「芝莞兄」之誤，蓋「莞」字與「虎」字俗寫「𪔐」近似致誤也。此其一。芝虎行二，其兄即芝龍，絕非芝鵬。此其二。芝鵬諱鳴都、字曰都，而芝莞諱鳴郊、字曰郊，亦可從見二人關係之密切。此其三。且芝鵬條適在芝莞之前，其「芝虎兄」蓋可

斷定係「芝莞兄」之誤也^⑤。至芝鶴改名芝燕，吳德鐸標校本及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臺灣外志固有如此之括註，而一、(一)所引方豪校本臺灣外記則云「從弟莞爲芝鶴（後改名爲芝莞）」而其下別有芝燕之名，是則前者謂芝鶴改名芝燕，後者謂芝鶴改名芝莞，因「十八芝」均爲動物名，似以後者爲是，而「芝鶴」因改名而不存則二說相同，則計數諸「芝」人數時應將芝鶴剔除不計也。然則以一、(三)之二十三「芝」剔除芝鶴爲二十二「芝」，而一、(二)適爲二十二人，豈此二十二人與二十二「芝」相對應？抑係巧合？而當初之「十八芝」何以變成二十二「芝」？二十二「芝」中，除芝莞似爲芝鶴所改外，如將芝瑞與芝越、芝鰲、芝蘭扣除，即得「十八芝」，經如此處理後，所得「十八芝」，仍復回至方氏合校得出之「十八芝」表也。

今石井本宗族譜、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所見以「芝」敘者共十三人。其中芝龍、芝虎、芝麟、芝鳳、芝豹五人已見諸前文，芝鵬及芝莞二人另見下文，其餘六人列述如下：

芝鸞：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東角 鄭芝鸞：號雲翀。邑庠生。宏（弘）光元年，授中書科中書舍人。隆武元年，陞兵（部）職方司，監紀水師；後授兵部主政。」按此譜「原本」即芝鸞囑芝鸞修輯而成者，二人皆撰有「石井本宗族譜序」；詳見前文。

芝越：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西亭 鄭芝越：諱鳴郝，字曰郝，號清侯。欽命榮祿大夫、廣東雷廉鎮總兵官，加一級。鳴郢堂弟。」其父益魯，亦見於「井江鄭氏歷代人物」，云：「西五房四 鄭益魯：一名宗，字毓秀，號贊庭。芝越公父。以南安棧出身，兩任廣西平

越縣、濟寧嘉朔縣贊政口。妣李氏。」按芝越爲芝鵬、芝莞之從兄弟也。

芝鵬：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芝虎條末云：「是役（按指崇禎八年「一六三五」）芝虎奉旨追劉香之役」^⑤，芝鵬同追劉香；如何無封爵，想失落之故也。」此外，臺灣外記尚有關於芝鵬之記載。

芝鰲：鄭氏家譜載云：「十世春庭公（西庭公長子）：諱士儔，字毓觀，行一。妣黃氏，（無出。）繼黃氏。子二：芝鰲、芝蘭。（太學生。）」^⑥是芝鰲與弟芝蘭皆爲芝龍之從兄弟行也，彼等之父春庭公爲芝龍父象庭公之兄。芝鰲之名僅見於此譜及鄭氏宗譜。

芝蘭：爲芝鰲弟，見於鄭氏家譜春庭公條，已徵引於前。芝蘭係太學生。娶李氏，有女一，子一股琦，媳金氏，康熙二年十月間，與鴻達子耀吉及芝豹生母黃氏等，自金門前往投降清人。詳見前文^⑦。

芝麒：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有其嗣子聯英一條，載云：「西亭 鄭聯英：芝麒公嗣子，次明及，號菁千。任安溪縣正堂。」此外，臺灣外記尚有關於芝麒之記載。

（二）鄭芝鵬及其子若孫

鄭芝鵬爲芝莞之兄，乃因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芝鵬條誤作「芝虎兄」，曾引起不必要而錯誤之臆測。拙稿「明鄭史事五則」^⑧「五、鄭氏世系及人物雜考」中即曾謂：

「據『族譜』（按即石井本宗族譜），芝龍二弟爲芝虎

，三弟闕，四弟爲芝鳳，五弟爲芝豹，而芝鵬爲『芝虎兄』，似可逕正爲『芝虎弟』，則爲所闕之芝龍三弟，蓋以『族譜』之『衍誤頗多』，『弟』之誤『兄』可能性甚大；合校本『外記』云係芝龍『族弟』，當係『胞弟』之誤。排行既正，芝鵬確有其人疑雲，於焉消散殆盡。」^⑨此段所言，即係明顯之臆誤。芝鵬爲「芝虎兄」誠然有誤，然非「芝虎弟」之誤，而係「芝莞兄」之誤；臺灣外記謂係芝龍「族弟」並無錯誤，拙稿以爲係「胞弟」之誤乃屬錯誤。均謹此訂正。

按海紀輯要卷之一云：「（永曆三年「一六四九」十一月，延平）命太子太師鄭香守石尾城。有衆數千。後爲清兵所破，二子鄭廣、鄭海死焉。」閩海紀要卷之上亦有相同記載，則易「清兵」二字爲「國朝」而已。順治六年（一六四九）七月「陳泰等題爲收復福建、福寧等府縣事本」有云：「鄭芝鵬占取赤美（按：當作「石美」），陽奉陰違，官兵發紅夷砲，賊悉被殲，鄭芝鵬生死不明，查驗死尸，認出其子二名。」（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擇，頁二。）石尾一作「石美」，光緒增刊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藝文「雜著」載陳元麟撰「海防記」有云：「石美，在龍（按即龍溪之省稱）之二十九都。明初，有土堡。嘉靖間，因倭亂，復砌以石；後鄭香拆毀——香，成功叔也。」^⑩而香即芝鵬，已見前引臺灣外記。下文亦足證實之。

周凱修廈門志卷二分域略「墳墓」載有：

「太師墓 在鴻山寺之東。上有大石，鐫『雙忠魂』三字。墓碑書：『武榮鄭公翔千、濤千之墓』。俗呼太師墓，不知葬者何人？或疑即唐王所封、或爲鄭氏僞職、或以爲芝

龍兄弟招魂之墓，均無確據可考（按鄭鴻達與黃石齋迎唐王，封太傅；芝龍封太師。武榮，即南安也）。^⑩實則，此「雙忠魂」之「太師墓」所葬翔千、濤千，即上文所引海紀輯要之香子「鄭廣、鄭海」也。

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有：「〔西亭〕

鄭廣英：諱廣英，號彥千。欽命太子太師、錦衣衛大堂、前軍都督府都督。賜祭，葬嘉禾里廈門港。芝鵬長子。」及「西亭 鄭海英：字明〔□〕，號濤千。芝鵬三子。欽命太子太保，與兄同葬嘉禾里廈門港。」二條。可見，海英號濤千，與廈門志所載太師墓碑合，海英與兄同葬廈門，而廣英又葬廈門，雖其號「彥千」與廈門志之「翔千」不盡相符，但可能有一係誤錄，亦可能廣英有彥千、翔千二字，而無論如何，廈門太師墓之翔千確係廣英無疑，其「太師墓」之得名亦緣廣英係「欽命太子太師」故也。且廣英、海英二人之名與海紀輯要等文獻之「鄭廣、鄭海」均極相似，亦足佐證，而二人之名，亦當以石井本宗族譜所載為準，蓋石井鄭氏第十二世中，尤其芝鵬、芝莞兄弟諸子多係雙名，而下字爲「英」，如省英、珍英、時英、翔英（鳳庭）、平英，此外尚有聯英、新英，海紀輯要等作「鄭廣、鄭海」，乃脫其下字「英」，應予補入。至延平命香守石尾事，臺灣外記及沈雲著臺灣鄭氏始末作永曆元年（一六四七），海上見聞錄及彭孫貽著靖海志則作永曆二年（一六四八），而海紀輯要及閩海紀要作永曆三年，其詳確年月已難鉤沉矣^⑪。

芝鵬子可考者如下：廣英居長；次子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所不載，疑早夭，三子即海英。此係據海英條載係「芝鵬三子」而言；如或萬一「三」字爲「二」之

誤（因無二子之記載，亦有此可能），自無所謂疑早夭之次子。此外，「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有：「西亭 鄭平英：諱平英，字明持，號衡千。芝鵬四子。奉政大夫。」則平英爲芝鵬四子。唯此條列於芝莞三子時英後之芝越（芝鵬從弟）子鳳庭（翔英）之後，「芝鵬四子」是否「芝莞四子」之誤，亦難斷言。唯「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二）延平直系以外部分」仍依石井本宗族譜，以海英及平英分別爲芝鵬三子、四子。

芝鵬孫，自廣英出者，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有：「五房四派 鄭國庄：字哲宜，號慎初。廣英公二子。中憲大夫。」廣英是否僅二子，長子爲誰？皆待考。自平英出者，「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有：「西亭〔五〕四 鄭希文：諱祥，字子俊，號敏齊。衡千公二子，海英侄。拔貢生，汪薇取。著有文集，經載府誌。」餘無可考。

（三）鄭芝莞其子若孫

鄭芝莞因係芝鵬弟，而在文獻記載中每被誤記爲芝鵬。如永曆五年（一六五一）春因守廈門而逃遁，清兵襲破廈門後，掠鄭氏「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從征實錄，葉三四），延平議罪，斬以徇衆者，本係芝莞，從征實錄、閩海紀略、鄭亦鄒撰鄭成功傳等不誤，而海上見聞錄、海紀輯要、閩海紀要即並誤作「芝鵬」，最妙者爲臺灣外記，此雖亦作芝莞爲不誤，而又記永曆四年（一六五〇）冬延平撥水師阮引、何德及陸師藍登等屬「芝鵬」鎮守廈門，則半誤而半不誤也。實則，芝鵬爲芝莞兄，芝鵬原名香，芝莞可能爲

芝鶴所改名，而非方氏所云芝莞「原名芝鵬」、芝鵬「後改名芝莞」，此乃前文所一再指出者。

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有關芝莞本人之記載，已徵引於前。茲據從征實錄，略補數事：當永曆三年（一六四九）十一月，芝莞已在水師四鎮任上，在廈門負責粟石之積貯。四年八月，延平取鄭聯兵，以芝莞管理中左地方事。十月，延平將再往潮陽，諭芝莞曰：「前建國（按指聯兄彩，彩封建國公）等在中左，虜不敢犯。今建國南下，定遠（按即指聯，聯封定遠侯）水師已歸於我。我欲往潮，虜若來犯，爾將何守？爾敢任否？」芝莞曰：「藩若設水陸官兵數鎮，〔付莞提〕調防守，虜若來犯，有失，願依軍令。」延平曰：「可。」隨以前衝鎮阮引、後衝鎮何德爲水師，以援剿後鎮藍登爲陸師，督率轄下官兵防守中左（廈門），聽芝莞調遣機宜。五年二月，清福建巡撫張學聖、提督馬得功襲破廈門，芝莞不能守而遁。不數日，鴻達至，截港攻圍，得功欲退，不得渡，以芝龍母相要挾，鴻達不得已縱之歸。四月，延平旋師廈門，聞知怒甚，傳令不許芝莞及鴻達與諸親相見，曰：「渡虜來者澄濟叔（按指芝豹，芝豹封澄濟伯），渡虜去者定國叔（按指鴻達，鴻達封定國公），棄城與虜者芝莞功叔。家門爲難，與虜何干？」是月初十日，延平移駕廈門港，札營灣仔，召諸鎮集議失守功罪，先賞施郎（後降清，改名琅）及轄下陳勳等，調芝莞至而責之曰：「吾南下時，未敢以地方城池付汝，是汝自請水陸撥鎮付汝提調，有失依軍令，今有何說？」芝莞歸罪阮引，延平曰：「水師未敗，而汝先撤物，身已在船矣。」立令推出斬之，諸將跪告不得，竟擡軍中。

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芝莞子三人，分別爲：

「西亭 鄭省英：諱省英，字明志，號修千。芝莞長子。欽命嘉議大夫、閩粵宣慰使、司農左侍郎。妣呂氏。」

「西亭 鄭珍英：諱珍英，字明升，號暉千。芝莞二子。欽授中憲大夫、妣呂氏、謝氏。」

「西亭 鄭時英：諱時英，字明庸，號聖千。侍贈明威將軍，前嘉議大夫，知永春、龍溪事，兼管督餉。妣林氏。」

黃典權撰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文職列傳有「鄭省英（弟珍英、時英附）」，其內容視石井本宗族譜加詳，併錄之如次，以供參照：

「鄭省英，字明志，號修千，福建南安石井人，水師四鎮鄭芝莞長子，延平王鄭成功從弟也。雖芝莞失中左，按律被斬；而成功優遇獎掖，無間於前。初任戶部主事（或作司農左侍郎，實誤）。（永曆）十一年三月，奉遣督理沙關（浙江）地方事。十三年成功北征敗歸，省英始南旋。十五年從征進平臺灣。十二月承天府尹楊朝棟犯罪被誅，省英繼其任。十六年成功薨，鄭襲謀自立。十月世子經率師奔喪，諭省英有曰：『管蔡作難，承天蕩析，爾省英仁聲仁聞，遐爾（邇）咸知，俾撫生民以安善類。』是省英之善政可知也。永曆二十八年，三藩事發。五月，經復開府思明，以省英知思明州事。十二月，改任閩粵宣慰使，總理各府縣錢糧。三十二年六月，省英以民夫煩苦，營房重難，請酌緩急調爲要務。餘未詳。」

「鄭珍英，字明升，爲（號）暉千，省英弟，鄭芝莞次子。永曆二十八年任惠州鹽政。後授中憲大夫。（按此或非

鄭氏所表授)

「鄭時英，字明庸，號聖千，亦省英弟，鄭芝莞之(三)子。知永春縣事，改屯田道，督理糧餉。永曆三十四年兼理鹽政。後贈明威將軍、嘉議大夫。(按此或非鄭氏表授)」^⑦

芝莞之孫，自省英、吟英出者，不詳；自時英出者，「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有：「西亭五四 鄭喬：字哲岳，號同；時英子。侍贈明威將軍。」「西亭五四 鄭讓：諱國訓，字哲式，號敏亭；時英四子。特授明威將軍，功加署都司檢書。」

(四)鄭泰兄弟及其子若孫

鄭泰兄弟屬華亭一派，此派分祖乃石井第三世古石公(模)，為西亭派(延平直系)分祖砥石公(栻)胞弟。

泰於延平為遠房族兄，「有心計，善理財」，延平因任為戶官。當「長崎存銀」事件發生，嗣王經遣協理刑官蔡政使日。日本方面文獻「唐通事會所日錄」寬文六年(永曆二十年，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丙午十一月七日條，政口供書云：「祚爺(指泰)原係太師(指芝龍)管家，曾押來長崎。後太師見其伶俐，隨授以官。至國姓爺在思明時，要打南京時，任以戶官之職，及兼管仁、義、禮、智、信五行，併管杭州金、木、水、火、土五行，凡兵糧銀米出入俱伊管，別行買賣價銀俱伊察。於後國姓爺攻取臺灣，令祚爺同洪伯爺(指洪旭)居守思明州。百事俱付祚爺管理。(華夷變態第二種卷五日文解釋)」^⑧「唐通事會所日錄」同日政再稟云：「再稟：凡福建省沿海地方，每年應納國姓錢糧，

槩係祚爺收入，發散各船商販東西二洋。船回，船主將母利銀俱交祚爺算數，國姓家中分毫無收，逐自(月?)日用柴米及茶葉、臘燭、寒暑衣服，俱在祚爺辦解。此思明人人俱知。至於祚爺十八歲，則來東洋生理，本身亦有十萬家資^⑨。(省略華夷變態第二種卷五日文解釋)」^⑩華夷變態卷一所載是年七月十一日寄長崎奉行之書簡亦云：「間者逆宗鄭泰，獍獍匪徒，蒙我先太師平國公提拔恩養，重加委任。迨我先王寵以戶官，軍興，糧儲一聽出入；帑藏啓閉，悉受管鑰，以至各港諸洋貿遷資本，俱委營團(?)，以裕國計。此殿下二、三執事所能通曉其始末也。(省略華夷變態第二種卷五日文解釋)」^⑪當永曆十六年四月，延平遣官至思明州(廈門)，諭泰監殺經及其母董妃，泰與洪旭不肯用命，經母子乃獲全。五月，延平薨於東都，後衝鎮黃昭奉延平五弟襲為護理，謀嗣王位。十月，經入東都定內難。十七年(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正月，經回思明州，既知泰潛結昭，六月乃以計執而禁閉之，泰投繯自經。八月，其弟鳴駿與泰子續緒率諸將及眷口下船，入泉州港降清，船艦凡一百八十餘號，水陸精兵七千三百餘名，文武各官四百餘員，並繳敕印等件。奏聞後，清聖祖深嘉之，下部議叙，旋授鳴駿為遵義侯、續緒為慕恩伯^⑫。鳴駿、續緒叔侄之降，對嗣位未久之經打擊至大，據譯自滿文密本檔之「耿繼茂等題為暫緩進兵廈門事本(康熙二年九月初三日)」云：「自鄭鳴駿、陳輝等前來投誠之後，彼賊黨羽漸起猜嫌，鄭錦(即經)雖設法羈留，衆心亦將難服。臣等一面編制船兵，一面招撫賊黨。賊逆離心，日久必將力孤難支。……」^⑬其所云尚非一廂情願之說法。足見泰兄弟等對明鄭影響之重大，茲並其子若

孫列述於後。

泰，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鄭泰：諱泰，字明岳，號大來。續緒父。前將（按：此字似衍）軍都督府左都督，晉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建平侯。康熙間，以子續緒封爵、孫修典襲爵，誥贈光祿大夫。」鄭氏關係文書「偽冊底」云：「偽戶官鄭泰（富有五百萬。壬寅正月，爲海逆鄭成功拘拿，招賊兵五千人自衛。癸卯年六月初六日，被鄭錦誘騙廈門羈禁；初十日，自縊死。而鄭錦駕船抄家，鄭鳴駿等始逃生投誠）。」^⑧

泰行二，其長兄階，「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鄭階：號升庵。續祖父。崇禎間，以幕府從事錄功，欽授守備。府誌附篤行篇。字明履。」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國朝篤行階傳如下：

「鄭階，字明履，號升菴；南安石井人。少力學，篤於倫常。先世食貧，祖遊粵，歲久不歸，父謂階曰：『而祖遠適，如我陟岵之嗟何？』階聞命，即徒步至粵，奉祖以歸。未幾，祖父母及父母前後相繼歿，哀毀骨立，淚繼以血，襄葬事如禮。遇諱辰，嗚嗚作孺子泣。仲、季二弟克詰戎行，歲時伏臘，祖先坵壟非階莫任，曰：『弟方有事軍國，毋以是貽厥憂也。』甲申、乙酉間，有謂階長者，欲引以爲重，力辭不就，避居海外，尤恬約自處。貴顯仰慕，罕見其面。王忠孝稱其：『潛德不耀，植躬謹厚，似東漢諸君子。』云。晚年，偕子客京師，病卒邸舍。臨歿，猶以親睦宗黨、霜露松楸爲念。子續祖。」（節雪泥集文抄）

自此傳，知泰兄弟先世食貧，泰及鳴駿克詰戎行、有事軍國，階則在家，專任祖先坵壟歲時祭拜事。晚年，偕子續

祖降清，移處京師而病卒。

泰弟鳴駿，「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鄭鳴駿：泰弟；諱鳴駿，字明發，號日千。前郡庠生，乙酉拔貢生。授戶部主事；以歸誠功，封遵義侯，晉光祿大夫，恩襲四世。康熙丙午（五年，一六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酉時〔卒〕，欽賜祭葬，〔葬〕於三十四都洋庄鄉。以子續成襲爵，晉光祿大夫。妣黃氏，皇清誥贈一品夫人；側室林氏，以子續成襲爵，皇清誥贈一品夫人；側室傅氏。生男四。」康熙南安縣志卷十二科目志有鳴駿傳云：「鄭鳴駿，前同安伯。康熙二年，率所部兵弁二千餘人由泉州港登岸投誠。聞于朝，特授遵義侯。及卒，賜祭葬，仍以其子續成襲爵焉。」^⑨

泰兄階有子三人，「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鄭續祖：字哲遠，號遠公。南邑廩生。以歸誠，題授參政道。升庵公長子。著有文集，經載府志文苑，並附孝友篇。」「華亭鄭續昌：字哲俞，號俞公。以歸誠功，欽授左都督、征奇呢哈番。升庵公二子。附府志藝術篇。」「華亭鄭續琦：字哲韓。以軍功，〔授〕左都督。升庵公三子。」

續祖，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國朝文苑有傳云：「鄭續祖，字哲遠，號遠公；南安人。明邑諸生。康熙癸卯，與叔鳴駿、弟^⑩續緒率衆歸朝，授參政職，隸旗籍。以事落職，居閒。殫心著述，喜爲詩歌。嘗作蛛網落花及水中雁字詩一百二十首，時流稱之。著有雪泥集、燕山紀遊、匯香編、海外文章、三春紀事等集。年七十二，卒于京。仲子脩敏，字遜實，嗜學能文，有孝行。將入都，道聞母逝，號哭奔喪，踰蹶墜水傷臂，衰經盡濕，不肯易服，行三日，手足不能屈伸。昇抵京，二旬而歿。臨歿，猶哭母不絕聲。太史黃虞稷

爲作『孝子傳』。『廈門志卷九藝文略收有續祖所作「來同別墅記」^⑩及五律「萬石巖」一首^⑪。

續昌，同府志卷之六十三國朝藝術有傳云：「鄭續昌，字哲俞，一字俞公；南安人，續祖弟。生偶儻不群，年十六，頗而有力，讀書之暇，輒潛講武備，戰鬥擊刺，靡不畢習，尤精騎射。嘗與人角勝負，連射皆中，時值黃花正開，客請以花易毬，射無不中，再易以錢，中如初；又令人蹲奉三毬如拳大，瞬息間電掣風馳，毬已俱著箭去，蹲者猶未覺也。仲父建平侯泰以續昌統領海上諸〔軍〕，爲諸將冠。輕財好士，人樂爲用。及泰遭變，時續昌陳兵金浦，追者將至，以所部擁諸將登舟，自以身殿，莫敢有異志，與季父鳴駿、從弟續緒率衆歸誠，授左都督。奉命平島，所向披靡，遂掃清海國，改授精奇尼哈番。滇、黔事起，從師穀城，爲荆襄援。尋進征夔府，摧堅歷險，多著勞績。旋師，論功不及。歸家卒，年四十四。（節雪泥集文抄）」

泰有子三人，「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 鄭續緒：字哲孜，號孺雲，以歸誠平定功，皇清封慕恩伯，駐紮福建泉州等處地方；晉光祿大夫，恩襲四世。又以子修典襲爵，晉光祿大夫。經載府志。著有詩集。大來公第一子。」

「華亭 鄭續緒：號孺熙，大來公第三子，續侯弟也。蔭授員外郎。」次子續侯未見記載。

續緒，康熙南安縣志卷十二科目有傳云：「鄭續緒，前建平侯鄭泰子。康熙元年，泰遣部下楊來嘉詣闕，奏請歸命，旋被成功子鄭經羈候。數日，泰自經死，遺命囑弟鳴駿，子續緒等率所部兵丁、船隻入泉投誠，特授慕恩伯。後海上聞風相率來歸，朝廷嘉其功。及卒，仍以其子修典襲爵焉。」

「^⑫

鳴駿有子二人，「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 鄭續成：字哲信，號一齋。襲封遵義侯，晉光祿大夫。欽賜祭葬，〔葬〕於京師平子門外釣魚臺。日千公第二子，續光弟。續光，太學生。」

階孫，自前引泉州府志續祖傳，知自續祖出者至少二人，其仲名脩敏，字遜實，有孝行，嗜學能文。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三十二有修敏傳，內容同府志續祖傳所載，餘不詳。

泰孫，自續緒出者三人，「井江鄭氏歷代人物」載云：「華亭 鄭修典：字念實，號慎園，孺雲公長子也。襲慕恩，伯兼管正白旗，晉光祿大夫。康熙癸巳，恭遇萬壽聖恩，蔭一子〔入〕監讀書。」

「華亭 鄭朝遴：字方實，號則園。詳載府志孝友篇。補州同知。」餘未詳。朝遴，泉州府志卷之五十八國朝孝友有傳云：「鄭朝遴，字方實，晉江人。續緒子。兄脩典襲爵，奉朝請。遴奉其母留泉州。故事：勳爵同產者，以胄子入學，得推擇治中郎員職，遴以母老辭不就。家居數十年，脩甘脆，晝寢膳，不問戶外事。逮親歿，孺慕終身。先是，弟婦陳孀寡，無嗣息，欲取遴子爲繼，遴曰：『伯氏有姪，即幼可待也。吾豈利資越次哉？』」

爲綜理財產，俟兄子少長，召於京而授之，又復謙讓推財於伯氏，每取塋瘠田畝，曰：『是足吾衣食矣！』年五十八卒。」

「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三十二孝友亦有朝遴傳，除字方實作「芳實」，及無「晉江人」三字外，餘同府志。」

鳴駿孫，「井江鄭氏歷代人物」未載，待考。

六、結 語

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之發現與刊行，為鄭延平世系之研究提供十分珍貴之資料，不少以往無從處理之問題已迎刃而解。如將此二譜連同其他文獻資料，進行石井本宗族譜之增補與校註工作，使鄭延平譜系資料匯於一爐，似尤便於參閱。筆者不敏，如機緣成熟，當試為之。

註 釋

註①關於石井本宗族譜，詳見本稿「二、井江鄭氏譜乘之編修」之「(一)石井本宗族譜」。

註②「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乃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鄭克塽奉特旨准其將原葬臺灣之延平二王遷葬內地，「附葬于南安縣康店鄉樂齋公塋內，并曾大父靈主，曾祖母翁、祖母董、母唐樞附焉」時所撰並勒石者。文中有云：「王父、父生平事蹟，先卜葬臺灣，已悉前誌；茲第敘其生卒年月、世系、子姓，納諸幽壤，用示後之子孫。」光緒初年，延平七世孫維洲修覆船山封塋，得諸塚中。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日人館森鴻遊南安，訪延平墓携回其文。民國十九年（日本昭和五年），日人在臺南舉辦所謂「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其史料展覽會曾展出此墓誌銘拓本，「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編印之臺灣史料集成一書除於圖頁中予以景印，並於書中「拓本」部附錄原文，且註明該拓本為西澤義徵（日本高知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畢業，高等文官試驗及格。民國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任臺北市尹，翌年陞任高雄州知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退官。）所藏。二十年，陳藎纂南安縣志，將此銘題為「鄭延平王附葬祖父墓誌銘」，收入卷之四十七藝文「銘」。三十九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臺北舉行鄭成功第三百廿六週年誕辰紀念展覽會，並編輯成鄭成功第三百廿六週年誕辰紀念展覽會圖集一書，其中題為「鄭家歸葬碑」與「鄭克塽墓誌銘」二件實同為此墓誌銘也，兩種標題，前者差近，而猶不全是，後者直大謬不然也，圖集「圖片說明」，謂「鄭克塽墓誌銘」藏於石井鄭氏家廟，則可參考。今廈門鄭成功紀念館亦藏有此墓誌銘拓片云。

註③「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誌銘」，乃明永曆二十九年（一六七五）嗣延平王鄭經西征，底定泉、漳後，在南安縣康店柑欖山為遭清人發塚劫餘倖存之七世祖樂齋公暨妣郭氏、長玄伯祖悅齋公、三玄伯祖妣，命官「就其墳而封之」時撰勒。民國十八年發掘鄭氏墳墓時出土。二十年，陳藎纂南安縣志，將此銘題為「石井樂齋鄭公暨妣郭氏墓誌」，亦收入卷之四十七藝文「銘」。日人西澤義徵亦有此誌銘拓本，「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會展出及收入臺灣史料集成，與「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同。而鄭成功第三百廿六週年誕辰紀念展覽會及其圖集，其中題為「皇明樂齋公碑」與「鄭經墓誌銘」二件實同為此誌銘也，兩種標題，亦係前者差近而猶不全是，後者則大謬不然也。圖集「圖片說明」謂「皇明樂齋鄭公碑」為「今藏在福建安海縣府內」，而「鄭經墓誌銘」為「現藏於石井鄭氏家廟」，二者本一物，不當分藏二處，除非一指原石，另一指拓本言，姑誌此待查證。

註④「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乃永曆三十年（一六七六）夏，嗣延平王經窮滅黃芳度後卜地於金門山前地方合葬其六世祖于野公等共八骸時撰勒。民國四十八年七月，金門某部隊在山前區附近清除坑道，挖掘沙石時所發現，八具骸骨由居於金門之鄭氏族裔鄭維喬、鄭劍秋等，將之暫時遷葬金城北郊外，其後附葬於夏延平郡王祠附近；此誌銘則先交金門縣政府保管，而後送存國立歷史博物館。關於此誌銘，有南史（即黃典權先生）撰「記「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兼校舊見鄭氏墓銘并論鄭延平先世及清人發塚事件」（臺灣文化，六卷四期，民國四十八年十月）、朱鋒（即莊松林先生）撰「金門發現的「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小考」（臺灣文獻，十卷四期，四十八年十二月）及「金門發現的南明碑碣二件」（文史薈刊，二輯，四十九年十二月）、郭堯齡撰「金門山前石井鄭氏墳誌考」（五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金門日報，收入鄭成功與金門書中）可參考。

註⑤關於鄭氏宗譜，詳見本稿「二、井江鄭氏譜乘之編修」之「(二)鄭氏宗譜」。

註⑥關於鄭氏家譜，詳見本稿「二、井江鄭氏譜乘之編修」之「(三)鄭氏家譜」。

註⑦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日據時期據臺南開山神社藏本影寫之影抄本，封面題「石井本宗族譜（延平郡王鄭氏系譜）」，又，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臺灣文獻資料目錄（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七年），頁六；向達、屈萬里初校，方豪再校，「石井本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文獻專刊，一卷三期，頁五；吳密察，「鄭氏研究關係文獻」，見陳三

井總纂，鄭成功全傳（臺北市：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六十八年），頁四三八。

註⑧鄭榮英，原註係「前宅分派祖」，而其二子希瑜，及希瑜次子延朗均屬「東角」，疑「前宅」即「東角」之謂。

註⑨「四大二房」，蓋謂西亭第二房。據旅居菲律賓之西亭族人鄭君呈於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參加旅菲榮陽鄭氏宗親會回國觀光團來臺，表示：石井鄭氏宗親有三千餘人，分別居於東角、頂角、下亭、西亭，鄭延平一族居西亭，西亭族親八百人，計分五房，延平係四房，君呈則係屬五房。（見四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中華日報。）按西亭之「分開基祖」砥石公（斌）為石井鄭氏第三世，其後分五房，即第八世：貢（悅齋公）、謙、省、榮（于野公）、志（深江公）五兄弟所分，延平為于野公（榮）之玄孫，故屬四房，而君呈屬五房，當係深江公（志）派下裔孫。李漢青編南安續志後編收有鄭君吟撰「下南安四區風土誌」，有云：「石井人口約五千餘，而鄭姓佔其半數。」吳吟世編撰閩南名賢傳「閩臺鄭成功世家」所附「鄭延平郡王南安石井故里」有云：「石井原是巨村，民業漁，許多人赴南洋群島謀生。清朝遷界時，石井曾發生大變動，成為廢墟，現在掘地時，時常發現墳墓，村民姓鄭甚多，姓許姓伍次之，合計其他姓氏共有五千人左右，各地都說石井以鄭、伍為大姓。」

註⑩「西五房四」，蓋謂西亭第五房下之第四派。

註⑪鄭亮績，係榮英從侄，未註明分派別，是否亦屬「東角」，待查。

註⑫鄭芝龍，影抄本及各排印本多未註明分派別，唯鄭成功族譜三種本註明「西亭」，應係該書編者所補。

註⑬鄭瑛，與其弟拔煌屬第十一世西亭派，故與補八世鄭六仔係孫之瑛蓋非一人，因六仔係華亭派，且其侄孫為第十世故也；如六仔侄孫瑛瑛即拔煌兄瑛，則六仔應係第九世西亭派。

註⑭鄭廣英，影抄本及各排印本多未註明分派別，唯鄭成功族譜三種本補註「西亭」，甚是。

註⑮此「五房四派」為西亭之第五房第四派。

註⑯「西亭四」當作「西亭五四」，謂西亭第五房第四派。

註⑰鄭克勤，「勤」字影抄本註云：「音目」，此字蓋即「睦」之古字「齒」。

字彙：「齒，古文睦字。」

註⑱鄭秉口，口當作「謨」，有鄭氏宗譜及鄭氏家譜足據。

註⑲「四房二」當即西亭之第四房第二派，延平直系為第四房（參註⑨），第四房之分派蓋第十一世：芝龍、芝虎、芝麟、芝鳳（鴻遠）、芝豹五兄弟時所分。第二派芝虎，因「奉旨追劉香至廣，大星外洋舟覆沒」，芝龍以次子焱（渡）為芝虎嗣子。焱從芝龍降清，順治十八年（明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清人族誅芝龍及其子等時未見其名，或已前卒。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一六五三）五月「肅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有云：「職男世忠（即焱）現隨班侍從，年紀長大，應娶親分居。……請乞聖上着工部於肅黃旗地方國監前面撥大曠地二所，與職蓋屋，以為福建妻兒及世忠家眷居住。」（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氏史料初編，頁一八六。）然無論焱曾否婚娶，有無子嗣，以清人族誅芝龍故，必無倖存之理。或因此以秉謨及克口繼嗣此派，唯確否仍待進一步查證。按鄭氏宗譜及鄭氏家譜俱未言及秉謨出嗣事。

註⑳鄭斌，當依民國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一「選舉」正為「鄭斌」。按四亭分房祖砥石公亦名斌。

註㉑輝星與斌為同一人，輝星為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丙午科舉人，緣事去籍。改名斌（當作「斌」，參註㉒），復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甲子科中式舉人。庄為玠（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頁四〇八。）及鄭成功族譜三種本同作：「華亭 鄭輝星：即斌（弟）也，……」補「弟」字實係蛇足。

註㉒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市：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頁一七。

註㉓「石井本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頁五。

註㉔影抄本末頁書有：「昭和六年臺南開山神社所藏本ニツキ影寫セルモノ」。

註㉕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組吳家憲先生惠告。按傳抄本鈐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藏書之印」，似亦有可能為通志館改制為文獻委員會之初所複寫傳抄者。

註㉖民國五十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為配合鄭延平復臺三百週年祭典之舉行，由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而臺灣省立博物館、臺灣省立臺南社會教育館、臺南市政府教育科、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協辦，於臺南社會教育館大禮堂舉辦明代文物特展，會中曾展出石井本宗族譜抄本乙冊，事隔將近二十九年，記憶已漸模糊，唯依稀記得該冊係毛筆抄本，微有蛀蝕，其翻開展示者為有關延平記載之處，似覺與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影抄本不盡相同。不知

是否記錯，抑確係另一抄本？

註②⑦據張宗洽撰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按「石井本宗族譜暨鄭氏關係文書校記」：「序言」謂向達、屈萬里打字複印四份，而此鄭靜安之向達藏抄本，或即上述打字複印本，亦有可能為向氏據打字複印本重錄者。

註②⑧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

註②⑨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頁四〇九。

註③⑩張宗洽撰有鄭成功紀念館一書，三十二開本，四十五頁，文物出版社出版，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二月第一版。

註③⑪鄭芝鸞，石井本宗族譜「井江鄭氏歷代人物」第十一世有：「東角 鄭芝鸞：號雲翀。邑庠生。（按芝鸞撰「石井本宗族譜序」自謂「鸞鸞宮構材」，足證確為生員。）宏（弘）光元年，授中書科中舍人。隆武元年，陞兵（部）職方司，監紀水師。後授兵部主政。」

註③⑫或謂：「古有三世不修譜即為不孝的說法，一般修譜的間隔最長不超過三〇年。」見王泉根著，華夏姓名面面觀，初版（南寧市：「廣西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年）五月），頁八三。

註③⑬計有鄭見龍、鄭階（第十二世）、鄭希文、鄭繼祖、鄭繼昌、鄭繼緒（第十三世）、鄭煥文、鄭朝選（第十四世）共八見。

註③⑭此「十世孫」之「十世」，係同安縣感化里石澳保獅石鄉鄭氏以維新公為第一世之世次，而維新公為井江第四世，故獅石與井江相差三世。

註③⑮今所見石井本宗族譜為道光十三年至十五年間由同安石澳與南安石井宗親合抄，除見於曾文峰所撰「序贈」外，可考實例有：

1 鄭芝鸞撰「石井本宗族譜序」：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十六世孫鵬程抄。

2 「井江鄭氏歷代人物」：道光十五年九月，十八世孫子譜抄。

3 鄭希石撰「石井謁祖序」：道統十三年十一月題，十四年十月侄婿曾文峰抄。

4 曾文峰撰「序贈」：道光十四年十月撰。

就所署世次以觀，鵬程、子譜皆為井江宗親，子譜更有「族譜名行」可證。希石為同安石澳宗親，而曾文峰為石澳鄭氏之「半子」。

註③⑯「廈門鄭成功研究會」、「廈門鄭成功紀念館」編，鄭成功族譜三種，閩臺族譜選刊，第一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

）），頁六八。

註③⑰同註③⑥。

註③⑱同註③⑥，頁三三。

註③⑲同註③⑥，頁三五。

註③⑳同註③⑥，頁六三。

註③㉑同註③⑥，頁三五。

註③㉒同註③⑥，頁三七。

註③㉓鄭喜夫（按誤植為「鄭喜文」），「明鄭史事五則」：「五、鄭氏世系及人物雜考」，臺北文物，十卷一期（民國五十年三月），頁八一。按該文中已據延平一支屬西亭，而石井本宗族譜「南安縣四十三都石井鄉鄭氏世譜」有言第三世砥石公（斌）為「開基西亭分房祖」，考出石井鄭氏始祖五郎公隱石（綿）次子隱泉公（岱）為延平直系二世祖，隱泉公長子砥石公為延平直系三世祖，而限於資料，未能判別四世祖誰屬。

註③㉔「康熙二十二年」當作「康熙三十八年」。

註③㉕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氏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九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四十九年），頁三九。文中「永曆」二字，影抄本作「永歷」。

註③㉖同註③④。

註③㉗延平直系二世祖隱泉公諱岱。

註③㉘同註③⑤，頁四二。文中列嗣延平王經之男嗣有：秦、晉、周、楚、齊、蜀、商、岱、肅、遼，共十人，「監國世孫」克璽尚不包括在內，克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云：「父男七，不孝克璽居長……」亦謂不包括克璽在內，而經有男七，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皆然，其克璽至克璽兄弟七人依次即文中秦至肅，其餘岱、肅、遼三名不知何來，真「未詳指著」也。

註③㉙陳永華父鼎，為明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丁卯科舉人，永華本人則為生員，稱「舉人陳永華」有誤。

註③㉚同註③⑤，頁四五。

註③㉛同前註。

註③㉜同註③⑥，頁四六—四七。

註③㉝同註③⑥，頁四九。

註③㉞同註③⑥，頁五三。

註⑤⑤同註③⑥，頁三。

註⑤⑥同註③⑥，頁七。

註⑤⑦同註③⑥，頁九。

註⑤⑧同註③⑥，頁一三一—一四。

註⑤⑨「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二)延平直系以外部分」，為充實內容，除三種譜乘外，兼採民國南安縣志等文獻，略有增補。

註⑥⑩事詳新唐書卷一百九十王潮傳。並可參王尚三編著，太原氏通譜(不著出版時地，編者自刊。其自序為民國五十六年二月撰於臺北；另有王德溥撰「太原王氏通譜序」，係同年十一月撰於臺北)，頁七—八、四五—四七。

註⑥⑪廖漢臣撰「鄭氏世系及人物考」徵引芝鸞及芝龍二序後云：「按光啓即唐僖宗年號，僖宗在位，僅僅三年，與今相距一〇六五至六八年。光啓元年，李克用逼京，僖宗出奔鳳翔，天下鼎沸，盜遍寰區，這時候有汀州土人作亂。汀州府吳卓是固始人，他的兒子吳珣聞警，率領童僕故舊千餘人，約王潮及潮弟審知，各統兵入閩勦平之。大概固始鄭氏，是自這時候從王潮入閩，後來王潮受封為閩王，鄭氏一族，就定居於閩，或粵之潮州。但是成功的始祖隱石，似乎是在距此三四年後，纔和他的懿親，相攜東來的。……按靖康元年，金陷汴京，宋室南移，盜賊縱橫，情勢洶湧，黃河南北百姓，不堪金國的苛斂誅求，或逼令頂髮易制，有血氣的群起抗敵，沒血氣的挈妻攜子離鄉他避。大概成功的始祖隱石，是個善良的農民，在這時候，也和一般難民，避亂入閩，初住侯官，即今閩侯縣，再遷武榮，以農為業，嗣因歲歉而三遷於石井。」(文獻專刊，一卷三期，頁五五。)

註⑥⑫黃玉齋撰「明鄭成功的家族(上)」引鄭維藩之「鄭氏源流考」後云：「如上述鄭氏入閩是來自發陽。可是石井派鄭氏說是來自光州固始縣。……這是定論的。」(臺灣文獻，十四卷三期，頁一三六。)

註⑥⑬張勝彥亦據上引資料，而謂：「可見鄭成功的先世早在唐朝僖宗光啓年間(西元八八五—八八八年)也許因為當時中原局勢混亂的緣故，就由光州固始(即現在河南省轄境)遷到南方的福建。不過其先世南來時，並非一開始就定居福建南安縣的。……從這些文獻資料顯見鄭成功之先世，最初南遷時，其族人或居福建，或居廣東，至其五郎公隱石才定居在福建南安縣石井鄉。……在宋朝靖康年間(西元一一二六至一一二七)避難時，鄭氏隱石之兄弟，散處於莆田、潮州、漳州，而隱石則由福建侯官遷到泉州之武榮，從事耕

稼之業，後因適值凶年歉收，生活艱苦，乃搬到楊子山下石井鄉定居下來，遂世為南安人。」(鄭成功全傳，頁二四—二五。)

註⑥⑭鄭氏宗親會專輯編輯委員會編，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專輯(臺北市：海內外鄭氏宗親會，民國五十一年)，頁一三一。

註⑥⑮洪受，滄海紀遺，金門叢書，再版(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頁七八—七九。

註⑥⑯祭酒閩中公，謂鄭穆，閩中其字，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舉進士第，為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監直講。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出知越州。元祐初(元年，一〇八六)，召拜國子祭酒。四年(一〇八九)，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一〇九〇)，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一〇九一)請老，明年卒，年七十五。詳見宋史卷三百四十七本傳。

註⑥⑰載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中華日報。

註⑥⑱參註⑨。

註⑥⑲石井本宗族譜除鄭成功族譜三種本作「綿」外，影抄本及其餘排印本皆作「縣」。

註⑦①同註③⑥，頁四三。

註⑦②同前註。

註⑦③同前註。

註⑦④同註③⑥，頁四四。自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發現，延平直系第四世迄第六始為學界所知。

註⑦⑤同前註。

註⑦⑥同前註。張宗洽撰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有云：「現在，根據鄭氏宗譜和鄭氏家譜，我們才第一次知道樂齋公名盟，字日盟，是確齋公鄭梧的第二子。確齋公本人在倭患中遇難(可能在嘉靖年間)，共生有六子，其中兩人早殤，兩人出家。」據康熙南安縣志，南安倭患為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至隆慶二年(一五六八)間事，如確齋公確於其間遇難，時間上恐有疑問，故亦可能非以倭患被害。參本文。

註⑦⑦同註③⑥，頁四四。

註⑦⑧鄭成功族譜三種「前言」有云：「樂齋公鄭盟生有五子：貢、謙、省、榮、志。其中第四子榮即于野公。如果將這一記載和鄭經所撰『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誌銘』中所云：『長玄伯祖悅齋公附于左，三玄伯祖妣王氏附于

右，玄祖于野公暨祖妣許氏、玄叔祖深江公暨妣郭氏俱附葬于前」加以比較研究，不難發現，所謂「長玄伯祖悅齋公」即樂齋公的長子鄭氏鄭貢，「三玄伯祖妣王氏」即其三子鄭省之妻王氏，「玄祖于野公暨祖妣許氏」即其四子鄭榮及其妻許氏，「玄叔祖深江公暨妣郭氏」即其五子鄭志及其妻郭氏。兩相對照，若合符節。墓志是一九二九年出土，而鄭氏宗譜修于一九二〇年，修譜人不可能見到此墓志，鄭氏宗譜上的這些記載，當時必另有所據，絕非杜撰。這樣，樂齋公的身世從茲而顯，兩譜（按指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的價值也于此得到證明。」

註⑦同註⑥，頁四四—四五。「山」字可不補。

註⑧同註⑥，頁四五。

註⑨同前註。

註⑩陳舍人撰「鄭成功遺留於閩南的古蹟」有「米籃穴·王侯地——鄭成功之祖葬母處」一則，係錄自鄭成功傳說（疑即伍遠資所撰此名之書）者：「鄭成功之祖兄弟兩人，性俱好賭，家產蕩盡，母死無棺，因求助於舅父卓某，得千錢。歸至林柄鄉，見群小聚賭，心動，遂亦與焉。連戰皆北，千錢盡罄，懊喪而返。見母殯死床上，用何收殮？又恐舅氏前來，將何飾說？斗室之中，兄弟焦思，徘徊至角（夜？），無計可施。久之，更深夜闌，兄弟乃共議將母屍納入米籃中，乘黑出葬。苟明早舅父來，可告以家貧，不堪親友酬酢，故草草掩埋。兄弟二人討論妥當，時月影朦朧，萬籟無聲，既納母屍於米籃，即將其昇出郊外。越鰲山之麓，忽大雨如注，聲聲霹靂，兄弟即棄米籃於鰲山，煙樓間之平原，同避雷雨於大樹下。少焉，雨霽月出，米籃已失其所，惟見群蟻負土於置米籃處，成一小阜。兄弟以為天成之，亦不移動，展拜而歸。翌日，卓某果至，見宅中寂靜，心頗訝，因呼甥兄弟問之，乃以飾詞，告以草草掩埋之原委。卓某信其言，且嘉其善於處事，並命其導至墓所。既至，卓某焚香拜畢，起視四方，履勘地脈，見若旗鼓掩映，劍印左右，案堂天成，此王侯地也。驚問兩甥曰：「何人指葬？借用棺木耳！」兄弟以為被舅氏識破，垂頭喪氣，不敢置答；強之，乃以實告。卓某喜曰：「天成之，天成之！此地福分不少，但你兄弟須改過自新，力務正業，庶得享福。」兄弟唯唯偕歸。後鄭成功之四世榮顯，即此穴之靈氣所鍾也。」（福建月刊，革新版十七期（民國六十一年十月），頁四一。）按此則傳說中，延平祖父象庭公與春庭公（士儔）確為兄弟兩人，其父西庭公（瑒），母李氏、鍾

氏，繼母吾氏、譚氏，並非姓卓，延平先世祖妣姓卓者亦有之，第五世祖井居公（亮）妣即為卓氏，而西庭公為井居公之玄孫，且井居公亦僅一子確齋公（楷），皆與傳說有所不符。「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謂西庭公與譚氏媽（按象庭公係譚出）原葬於陳厝鄉，未知譚氏媽果即葬於鰲山米籃穴者否？臺灣外記卷一載：明初江夏侯周德興奉旨由山東南下，沿途設立衛所，安插有功將士，並「斷沿邊孽穴」。過石井安平地方，見「龍勢飛騰，山環而相顧，水潮而有信；旗鼓顯耀，印劍生成」，將行斬斷，夜夢山神求勿為擅開，「以俟後來之有德者葬其中，應出五代諸侯，為國朝嘆氣」，德興驚覺，思維審詳後果予保留未開。其後，此地為芝龍二世祖達德遇異人廖明師為之指葬，名為「五馬奔江」。此為延平先世葬於吉壤之又一傳說。唯所謂二世祖達德亦與族譜所載隱泉公（岱，字頤中）之名與字號不合。

註⑪同註⑥，頁四五—四六。

註⑫筆者曾於民國五十七年春間，完成「崇禎間鄭芝龍行實考」，都十餘萬言，其中除「平滅劉香」及「與荷蘭人之關係」二題曾發表外，餘皆未刊。

註⑬此南安縣志係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知縣劉佑所修，將修時，鄉紳以洪承疇與延平二家為請，佑曰：「洪不可太褒，鄭亦不可太貶。」經聞其語而感之。耿精忠叛清，佑逃匿山谷。永曆二十九年（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三月，經遣人致聘，將欲官之，佑辭曰：「吾向者所言，乃公義在人，不容混爾，豈為今日地耶？吾官受之本朝，城破不能死，已有餘罪，何忍苟降以貪生？」經義之，遣兵護送北歸，禮之甚厚。事見夏琳撰海紀輯要卷二、閩海紀要卷之二。

註⑭劉佑修，南安縣志（下）（臺北市：臺北市南安同鄉會，民國六十二年），頁七〇五—七〇八。

註⑮黃典權，「鄭成功生母死難考」，臺南文化（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六卷四期，頁一〇〇—一〇四。

註⑯鄭喜夫，「鄭成功的孝親」，南商青年，十二期（民國四十七年十月），頁一二—一三。文中有云：「成功的母親是日人田川氏之女（我國稱翁氏、翁太妃），一個賢淑的女性。成功於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離日回福建安海，當時翁太妃並沒一道回華。成功回國後，『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涕』。翁太妃直到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才回福建，成功並沒立即與他母親晤面。直到次年翁太妃病，成功才向隆武帝辭回安平（地名，在閩省。）服侍，頓首

：「非成功敢輕離陛下，奈臣七歲別母，去秋接到，竝末一面。忽爾病危，爲人子者何安？以報陛下之日長，故敢暫爲請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帝准假一月。永曆元年（一六四七）（按：誤，當作「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清兵攻安平，翁太妃割腹自殺。成功聞訊悲不自勝，縞素飛師前去收殮翁太妃遺體。」按該期南商青年係慶祝 總統七二華誕暨團慶特刊，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註⑧臺灣外記載：芝龍將晉省面謁前，欲尋延平同行，延平不從，且上書，有「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之句。芝龍嘆其「狂悖」，即喚「季子」渡同行。實則渡爲芝龍次子而非「季子」，渡雖與芝龍同往福州，唯並未同時被挾至北京。徵以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八八頁「廂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可知。

註⑨同前註，「廂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

註⑩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六三頁「廂黃旗正欽尼哈番鄭芝龍奏副」、戊編第一本一三頁「精奇尼哈番（按：上五字似當作「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

註⑪同註⑨。

註⑫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三五五頁「福建巡撫修國器揭帖（順治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到）」、丁編第二本一五七—一五八頁「南贛巡撫修國器密揭帖」。

註⑬同前註，「南贛巡撫修國器密揭帖」。

註⑭同前註。

註⑮此外，如清史稿、夏琳撰海紀輯要、閩海紀要均是。夏氏別撰閩海紀略雖謂「兄弟五人」，而繼云：「長即公（平國公芝龍），次諱芝虎，三定國公諱鴻遠，四澄濟伯諱芝豹。」疑「五」爲「四」之誤植，仍屬芝龍兄弟四人說者。

註⑯此字臺灣風物本、臺灣文獻叢刊本並誤作「部」，鄭成功族譜三種本作「都」，而括註：「按：原作部，今據廈門油印本」，實則影抄本作「都」，不誤。

註⑰同註⑯，頁四六。

註⑱邵廷案（原書著爲「戴名世等」），東南紀事，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再版（臺北市：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六年），頁三一二。

註⑲同註⑱。

註⑳楊英，從征實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書之一（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二十年），葉一四。

註㉑同註⑲。

註㉒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世祖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八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五十二年），頁八二—八三。

註㉓據註⑲「南贛巡撫修國器密揭帖」，林懷供稱：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一六五七），清人發兵入閩，芝龍發告示八張，差懷等往安平張掛，囑乃母並親戚人等勿出城，又寄書四封，其一與芝豹，到杭州江口遇芝豹，即將該書交與芝豹。意此爲芝豹北上進京途中事。

註㉔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聖祖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五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五十二年），頁三三四。

註㉕「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叢刊，第一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頁二二。

註㉖黃典權，「鄭成功夫人與開元寺」，臺南文化，六卷一期（民國四十七年八月），頁二—一五。

註㉗民國五十六年重修金門縣志卷八第五章「賢媛」有董妃傳，錄供參考：「鄭成功夫人董氏，字西姑，金門古坑人，董應先兄女也。初頗不容於成功，辛卯之難（按謂永曆五年（一六五一）廈門之破），董踰牆逃出，獨懷其姑木主以免，成功敬焉。凡海上所至，禁奸止殺，董實有力焉。成功卒，子經嗣立，於東寧築園以養。庚申之役，經棄兩島（按謂永曆三十四年（一六八〇）西征之敗），遁歸臺灣，董召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其庸可赦乎？若輩不才，徒累維桑，則如勿往。永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正月，經卒，諸弟幽克壘，董遂命收監國印，立次子克塽。以夏六月卒。（賜姓始末）」（下冊，頁五九九。）

註㉘同註⑳，頁四七。

註㉙離島（筆者所用筆名），「鄭成功的弟妹（上）」，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此文與註㉘曾由世界鄭氏宗親懇親大會特刊（臺北市：鄭氏宗親會，民國六十一年）轉載（頁七六—七七）。

註㉚離島，「鄭成功的弟妹（下）」，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中央

副刊」。參註⑨。

註⑩同註③，頁四七。

註⑪同註⑩，並參註⑬拙稿。

註⑫同註③，頁四七。

註⑬同註⑩。

註⑭同註③，頁四七。

註⑮同註③，頁七〇八。

註⑯同註③。

註⑰陳泰輯，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五忠節，葉五五。見南安續志，前編（臺北市：陳其志基金會，民國六十三年），頁四一一。

註⑱同註⑩。

註⑲同註⑩。

註⑳同註⑩。

註㉑同註⑩。

註㉒同註⑩。

註㉓婁子匡，臺灣人物傳說，東方故事叢書，東方文叢（臺北市：東方文化供應社，民國五十九年），頁一七一—一八。

註㉔同註⑩，頁八。

註㉕同註⑩，頁三一四。

註㉖同註⑩，「南嶺巡撫修國器密揭帖」。

註㉗鄭喜夫，「明鄭楊姑爺之傳說」，臺灣風物，十七卷五期（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出版），頁六七—六九。某出版社所刊署名「慕德蘭」編著之鄭成功評傳，將全文收入書中第四篇，改題「鄭成功與姑爺里的由來」（頁二八—三一）。

註㉘同註⑩。

註㉙屠繼善，恆春縣志，第二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五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四十九年），頁三〇四。

註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雜詠合刻，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四十七年），頁六一—七。

註㉛同註⑩。

註㉜「待贈」二字據墓碑照片判讀。

註㉝民國六十年十月十五日臺灣新生報第三版新聞紀事，標題為：「秋草掩古墓

，在再三百年。」「疑是鄭成功妹墳墳，嘉義文獻會考證中。」

註①「暑假中學教師集研訪撰」，「略記義竹古蹟」，嘉義文獻，九期，頁一八六。

註②同註①。

註③同註③，頁四九。

註④同註②，頁三四所錄作「克垣」，茲據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改作「克坦」。

註⑤黃典權，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臺南市：海東山房，民國四十七年），頁二。

註⑥同註③，頁四九。

註⑦同註③，頁三。

註⑧同註③，頁四九—五〇。

註⑨按羊山遇風，諸書多記延平諸子隨行者有覆舟失蹤情事，唯多不甚確實，除臺灣外記載為四子睿、七子裕、八子溫外，從征實錄及驚島道人夢莽（阮文錫）撰海上見聞錄同作二子（聰）、三子（明）、五子（智），海紀輯要作次子（聰），閩海紀要及鄭亦都撰鄭成功傳同作幼子（不詳所指），除睿早夭，或可能在羊山遇難，及但言幼子無法查對外，聰、明、智、裕、溫，皆未於羊山遭風飄沒。臺南市之延平王祠西廡原祀有「殉難世子諱濬」、「殉難世子諱浴」、「殉難世子諱溫」三神牌，筆者於南商青年第十九期（民國四十九年十月出版）發表「延平王祠東西廡從祀諸神牌考訂」，除指出一

濬」為「睿」之誤，而「浴」為「裕」之誤外，並主張裕、溫未殉難，牌應撤去。民國五十七年春節期間，筆者再展謁延平王祠時則上述三牌均已撤除。

見拙稿「延平王祠兩廡從祀神牌雜記」（原載臺灣風物，十八卷二期。嗣收入拙著：臺灣史管窺初輯，浩瀚文庫3，初版（臺北市：浩瀚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頁七〇—八三）。

註⑩同註③，頁五〇。

註⑪同註②，頁三四所錄作「克璋」，茲據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改作「克璋」。

註⑫同註②，頁三四所錄誤作「發」。

註⑬同註③，頁五〇。

註⑭寬之出生年月，自其兄智（行五）生於順治庚子（十七年，即永曆十四年，一六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及弟裕（行七）生於同年（按：鄭氏家譜原文為「康熙」，其為「順治」之訛，一望而知。）十一月二十七日，故知寬（

行六) 生於是年十、十一月間，明確言之，在十月二十一日與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間也。

註⑭鄭成功族譜三種編者懷慶裕生於順治庚子而非康熙庚子，所舉理由固無不當，實則以延平卒於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則裕何能生於康熙庚子(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此時去其薨逝已將周甲矣。故一望而知其確係順治庚子之訛也。

註⑮同註⑭，頁五〇。

註⑯同註⑭，頁五一。

註⑰同註⑭，頁三四所錄作「秉模」，細察拓影似是，茲姑據鄭氏家譜及鄭氏宗譜改作「秉謨」。

註⑱事見閩海紀略卷下。

註⑲同註⑭，頁五一。

註⑳同註⑭。

註㉑同註⑭，頁五一。

註㉒參閱「福建南安石井鄭氏世系表：(一)延平直系部分」之註七。

註㉓錄自閩海紀略卷之二：海紀輯要卷二亦有之，唯文字有異同。

註㉔閩海紀略卷之二、海紀輯要卷二。

註㉕同註⑭，頁四。

註㉖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民國五十八年)，頁九二八—九二九。

註㉗江日昇，臺灣外記，第一冊，臺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四十九年)，頁一六。按此本係方豪根據兩種臺灣外志抄本及五種不同

之臺灣外記版本合校而成，並參考黃典權點校之海東山房本，為筆者所見最善之本，曾於「明鄭史事五則」之「五、鄭氏世系及人物雜考」註中特加推介云：「方豪教授合校本『外記』，參用版本達八種之多，包括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臺灣外志(抄本)兩種，內容與求無不獲齋刊本頗不盡相同，中有為後者所無與刪節致誤之記載甚多，筆者曾以合校本與求(無)不獲齋本校讀一過，悉其真偽，有感於其直可視同新史書，謹此鄭重介於同好，幸毋以尋常之重刊史料等閑視之！」

註㉘江日昇撰，吳德鐸標校，臺灣外志，第一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頁一六。

註㉙註⑥廖文，亦指出芝鵬為芝虎兄之堪疑，以為「如果芝鵬確為芝龍的胞弟而

無疑，其序列似乎在於芝虎之下」，而終則謂「但是，沒見到其他的資料，予以證實，筆者還是不敢同意此說，暫時，祇得認為，紹祖的兒子，僅有四人」，即不認為芝鵬係芝龍之胞弟。關此註④拙稿以為芝鵬為「芝虎兄」似可逕正為「芝虎弟」，亦誤，另詳後文。

註⑤詳見鄭喜夫，「鄭芝龍滅海寇劉香始末考」，臺灣文獻，十八卷三期(民國五十六年九月)，頁一九—三九。

註⑥同註⑤，頁四五。

註⑦同註⑤。

註⑧同註⑤，頁八二。

註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漳州府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三二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五十六年)，頁一〇九。

註⑩周凱，廈門志，第一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五種(臺北市：臺灣銀行，民國五十年)，頁七二—七三。

註⑪同註④，頁八三。按明清史料已編第二本一三八頁所載「福建巡按王應元殘揭帖(順治十年)(一六五三)三月二十四日到」述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一六五一)清兵襲破廈門一案，有云：「案照廈門介在海島，原為偽國姓鄭成功、偽國公鄭香、鄭怨等，嘯聚亡命數十萬，逆踞其間。」(香(芝鵬)於是時似猶健在。

註⑫同註④，頁九五。

註⑬浦廉一，「延平王戶官鄭泰長崎存銀之研究」，收入賴永祥編，鄭成功光復臺灣紀略(不著出版人、時、地)，頁三二。

註⑭鄭氏關係文書「偽冊底」(按一般誤以「偽冊底」為「賁岱等有關鄭泰等投誠奏摺」之附件，註④拙稿「三、偽冊底」為「密奏」(「南安縣學生員黃元龍密奏」附件)已辨正之，請參閱。)謂泰「富有五百萬」。

註⑮同註⑭。

註⑯同註⑭，頁三二—三三。

註⑰同註⑭，頁一四。

註⑱同註⑭，頁一八。

註⑲同註⑭，頁九—一〇。

註⑳影印本以原書印刷不清，將此字定為「緒」字，按續緒為泰子，且次條即續緒，疑係影印本之誤，而非原書如此。

註④同註③，頁七〇八—七〇九。

註⑤當作「從弟」。

註⑥來同別墅係施琅「平」臺後，在廈門福建水師提督署後所建。續祖曾客其中四閱月，有問其園、亭、齋、堂及別墅命名取義者，因撰此記。文中頗美琅「有移山倒海之規模」及「胸懷高曠」，並述琅曾贈彼初度詩曰：「臘月青霜梅吐妍，乾坤轉運卻知年。」見同註④，第三冊，頁三一六—三一七。

註⑦詩云：「洞壑猶然昨，依稀記昔遊；山空餘萬石，海闊有孤舟。天地本難老，風煙容易秋；客心何所感，惆悵大江流？」見註④，第三冊，頁三五二。

註⑧同註⑤，頁七〇九。

作者簡介

鄭喜夫：臺灣省臺南市人，民國三十一年生。聯勤財務學校財務科及國立中興大學夜間部歷史學系畢業，臺灣省訓練團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訓練班第一期及國防管理學校史政人員訓練班第十九期結業。五十八年高考會計審計人員考試及格。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著有臺灣史管窺初輯（浩瀚出版社出版）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清鄭六亭先生兼才年譜（以上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連雅堂傳、林朝棟傳、沈有容傳、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以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自刊）等書。近年從事中外姓氏源流之研探，我姓氏學前輩及同好，敬請不吝賜教及鞭策！

鄭芝龍銅像
(影自臺灣史料集成)



鄭鴻達 (芝龍胞弟) 神牌
(臺南延平王祠東廡奉祀)



鄭芝龍
本揭對同
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

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

鄭芝龍揭帖
(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

官敬啟者奉理合詳明事八月初五日職聞部奉

內三院接出

上傳諭兵部情事尼哈書斯足敘具奏伊祖允墳墓保在豐

請官伊母牙所長男自守伊一妻一妾兩男欲取永至兩部

即介福尼哈書斯伊母牙及長男能當保籍外其妻、男

即埃給勒合連人同之批計是奉人提送未至持諭欽此欽

遵職請之不勝感激誠恐同胞兄弟見存三人第四兄弟

名滿達在濟未曉只早五早名之約向交自中叔洲同位

衣特理衣特事人批地長男名森亦在海上年歲次男名

也志第四男名也唐見在索中只第二、三名也恩年十六

威及第五男名士銀年十二歲第六男名也恩年八歲保

在索清言今年

聖諭降達早滿達達男斯森或之外合留第五早之弟第二

男也恩同姓者氏有字祖允墳墓并料理衣務其錢工是

類八女貢八升五六二子也恩世恩即今人奉命存

奏明人職索中恩四伯男恩滿衣人院之字八名一併開銀

以憑填給馬匹使於舉位等項

命為此降具

奏外理合具揭清呈揭帖者

計開

黃滿 祝志 周德恩 李振 楊進 張順

洪福 林德

順治九年八月

一 獻 文 藏 廳 一

鄭延平暨董妃像
(影自臺灣史料集成)



鄭延平立像
(臺南安平古堡左前側)

新傳 鄭明圖 以幕事復功授理問官職

西亭 鄭見龍 號清齋雍正乙酉科歲貢生黃之僅四取載府志入談安漢籍

西亭 鄭貞 吳興父光晉字明陞號元初芝龍公徑欽命金吾將軍光祿大夫

西亭 鄭聯英 芝龍公嗣子字明及號青牛任安溪縣正堂

西亭 鄭先聲 諱呂昂號英初敬溪公長子欽命官各失詳

西亭 鄭胤昌 諱胤昌字明廣號錫侯礼部主事芝龍公從徑

東昌 鄭延朗 諱喬任山東 府送安縣希瑜公次子在廣東沒

西亭 鄭成功 諱森字明儼號大木明賜國姓名成功掛招討大將軍印總統使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嘉其忠貞賜

芝南安康店覆船山附樂齋公墓飛黃公長子日
本翁夫人出年十五補弟子員旋食鎮金陵術士見之

驍曰此奇男子貴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人也飛黃公引見隆武隆武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封劔儀同附馬掛招討大將軍印方其諒父不獲報見款王挾北去又痛母死於非命乃懼慷慨謀起師揭所看儒巾欄衫赴文廟焚之拜先師叩之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照登之高楫而去又移稱忠孝伯永歷嗣封潭國公延平三繼而晉封延平王壽三十九卒於臺灣妣董氏甯康道蓮客先女姪莊氏林氏溫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許氏生男十

西亭 鄭燦 諱波飛黃公次子
西亭 鄭奎 諱思飛黃公三子

石井本宗族譜 (影抄本)

「井江鄭氏歷代人物」關於鄭延平等之記載



鄭延平墓（附葬於樂齋公暨妣郭氏等墓）
前立者爲黃天橫先生



鄭延平墓標示（黃天橫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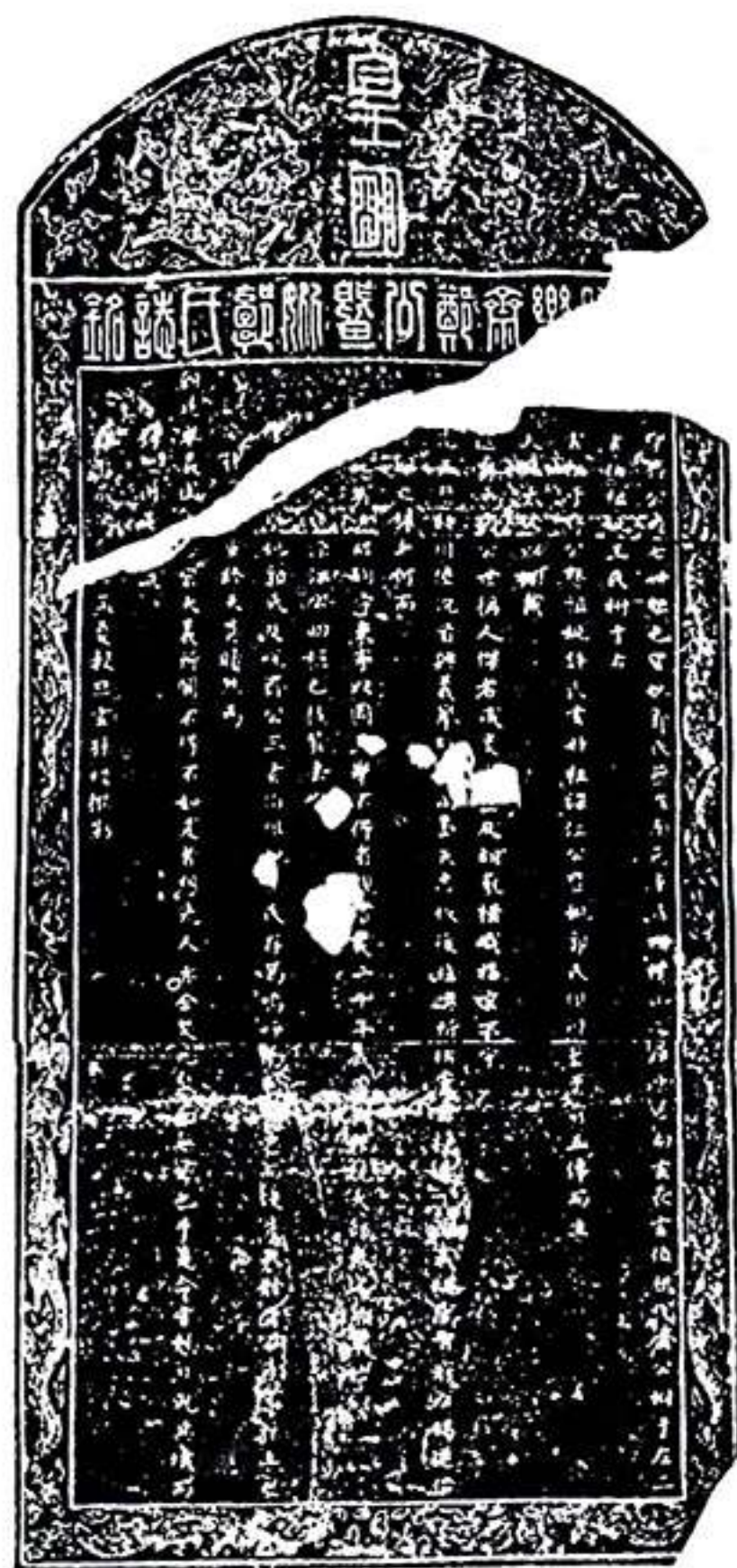


「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墓碑拓片
(影自省立臺南社會教育館編印鄭成功史事研究)



「皇清待贈信武將軍黃公勤淑恭人鄭氏墓」
(影自民國六十年十月十五日臺灣新生報)

鄭經撰「皇明□□樂齋鄭公暨妣郭氏誌銘」拓片
(影自臺灣史料集成)



鄭經撰「皇明石井鄭式祖墳誌銘」
(影自臺灣史料集成)





「皇明聖之二鄭公子墓」墓碑拓片
(影自前揭鄭成功史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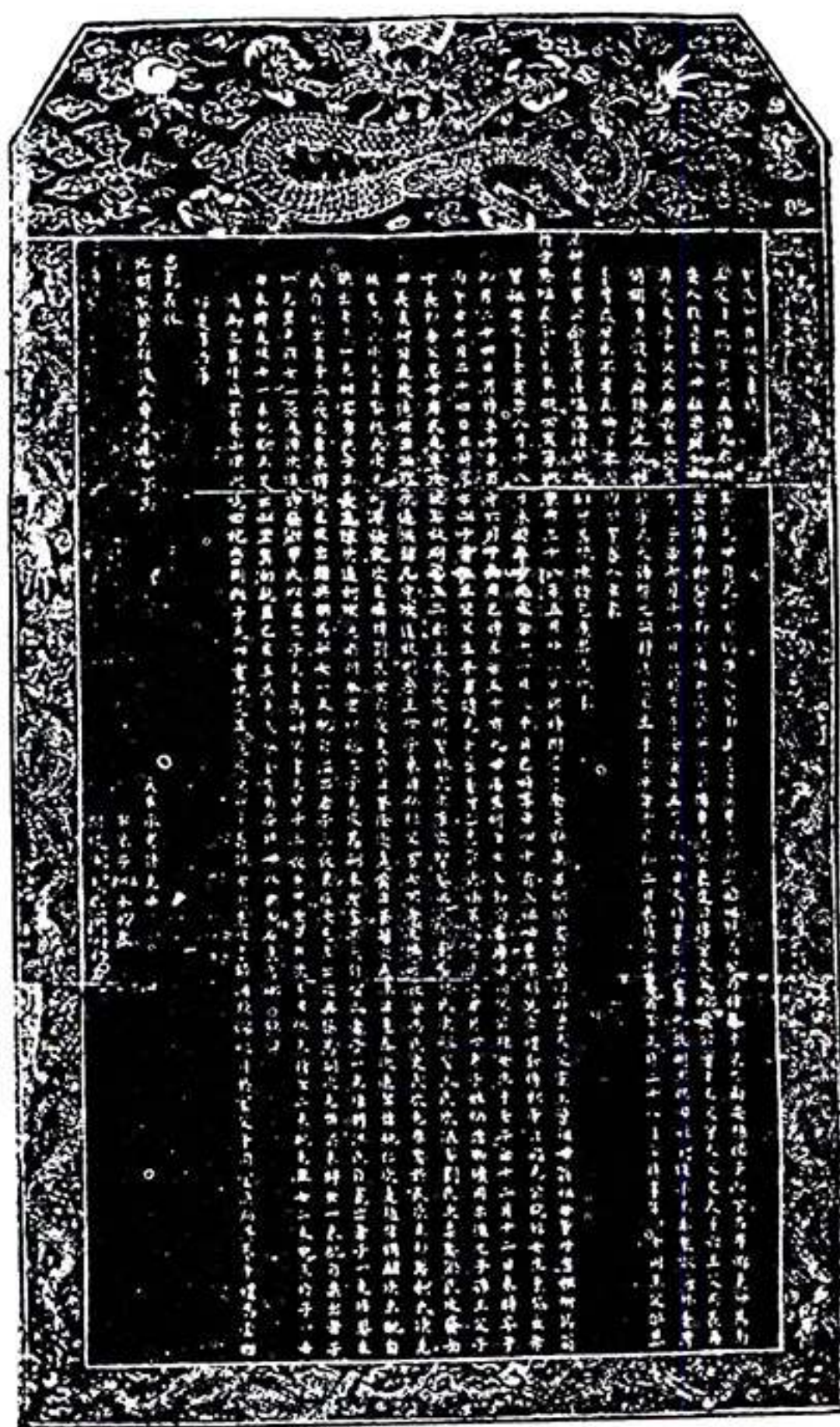


鄭延平儀賓甘孟煜神牌
(臺南延平王祠東廡奉祀，原牌誤作「甘公孟煌」)

鄭克塽及夫人陳氏神牌
(臺南延平王祠後殿監國祠奉祀)



鄭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拓片
(影自臺灣史料集成)



— 臺灣文獻 —